# 李相國集

六

ヘ16
2348
6

2348
8—6



說序

鏡說

居士有鏡一枚塵埃侵蝕掩掩如月之翳雲然朝夕覽觀似若錙銖容貌者容見而問曰鏡所以鑒形不則君子對之以取其清今吾子之鏡濛如霧如既不可鑑其形又無所取其清然吾子尚焰不已豈有理乎居士曰鏡之明也妍者喜之醜者忌之然妍者少醜者多若一見必破碎後已不若為塵所昏塵之昏寧蝕其外未喪其

清萬一遇妍者而後磨拭之亦未晚也噫古之對鏡所以取其清吾之對鏡所以取其昏子何惟哉客無以對

舟賂說

李子南渡一江有輿方舟而濟者兩舟之大小同榜人之多少均人馬之衆寡幾相類而俄見其舟離去如飛已泊彼岸予舟猶遑遑不進問其所以則舟中人曰彼有酒以飲榜人榜人極力蕩槳故爾子不能無愧色因歎息曰嗟乎此區區一葦所如之間猶以賂之有無其進也

有疾徐先後況宦海競渡中顧吾手無金疸乎至今未嘗一命也書以為異日觀

忌名說

李子問吳德全曰三韓自古以文鳴於世者多矣鮮有牛童走卒之及知其名者獨先生之名雖至婦女兒童無有不知者何哉先生笑曰吾嘗作老書生餬口四方無所不至故人多知者而連舉春宮不捷則人皆指以為令年某又不第矣以此熟人之耳目耳非必以才也且無實而享虛名猶無功而食千鍾之祿吾以是窮困

若此平生所忌者名也其貶損如此或以公為
恃才傲物此甚不知先生者也

虱犬說

客有謂予曰昨晚見一不逞男子以大棒子椎
遊犬而殺者勢甚可哀不能無痛心自是誓不
食犬豕之肉矣予應之曰昨見有人擁爐熏虱
虱而烘者予不能無痛心自誓不復捫虱矣客
憮然曰虱微物也吾見庖煞大牲之死有可哀
者故言之子以此為對豈欺我耶予曰凡有血
氣者自黔首至于牛馬猪羊昆虫螻蟻其貪生
惡死之心未始不同豈大者獨悪死而小則不
爾耶然則大與虱之死一也故舉以為的對豈
故相欺耶子不信之盍斷爾之十指乎獨捫指
痛而餘則否予在一體之中無大小支節均有
血肉故其痛則同況各受氣息者安有彼之悪
死而此之樂乎子退焉冥心靜慮視蝸角如牛
角齊作鵬為大鵬然後吾方與之語道矣

壞土室說

十月初吉李子自外還兒子輩鑿土作廬其形
如墳李子佯愚曰何故作墳於家兒子輩曰此

不是墳乃土室也曰奚為是耶曰冬月宜藏花草瓜菰又宜婦女紡績者雖盛寒之月温煖若春氣手不凍裂是可快也李子益怒曰夏熱冬寒四時之常數也苟反是則為怪異古聖人所制寒而裘暑而褐其備亦是矣又更營土室反寒為燠是謂逆天令也人非蛇蟠冬伏窟穴不祥莫大焉紡績自有時何必於冬歟又春榮冬悴草木之常性苟反是亦乖物也養乖物為不時之翫是棄天權也此皆非予之志汝不速壞吾笞汝不赦也兒子等懼懼亟撤之以其材備炊薪然後心方安也

## 理屋說

家有頹廡不堪支者凡三間予不得已悉繕理之先是其二間為霖雨所漏寢久予知之因循莫理一間為一雨所潤亟令摟去及是繕理也其漏寢久者欒桷棟樑皆腐朽不可用故其費頗甚經一雨者屋材皆完固可復用故其費省予於是謂之曰其在人身亦爾知非而不遽改則其敗已不啻若木之朽腐不用過勿憚改則未害復為善人不啻若屋材可復用非特此耳

國政亦如此凡事有蠹民之甚者姑息不革而
及民敗國危而後急欲變更則其於扶持也難
哉可不慎耶

雷說

天鼓震時人心同畏故曰雷同予之聞雷始焉
喪膽及反覆省非未覓所嫌然後稍肆體矣但
一事有畧嫌者予嘗讀尤傳見華父目逆事未
嘗不非之故於行路中遇美色則意不欲相目
迎伍頭背面而走然其所以伍頭背面是迴不
能無心者此獨自赻者耳又有一事未免人情
者人有譽已則不得不喜有毀之則不能無變
色此雖非雷時所懼亦不可不戒也古人有暗
室不欺者予何足以及之

堈擊貪臣說

崔貢外洪烈志尚剛正嘗掌記南京也縛殺權
臣義文所遣簪頭之怙之勢橫恣剽人者由是
著名矣為按宮時廣會中有一文士理邑不廉
者崔君擧飲器茲堈將擊之先以口銜指大嘯
以斂其氣敢言曰吐有貪者吾欲擊之昔者段
秀實笏擊奸臣今崔子將堈擊貪臣奚雖不斥

言其名其人自省已之不廉潛出而適之後有
以此為戲者崔君輒怒唯李郎中元老笑之則
雖以衛指大嘯狀示之崔君不得怒但低頭自
笑而已以與李君相好故也

論詩該

予昔讀梅聖俞詩私心竊薄之未識古人所以
号詩翁者及今閱之外若萧弱中含骨鯁真詩
中之精傷也知梅詩然後可謂知詩者也但古
人以謝公詩池塘生春草為警策予未識佳處
徐疑瀑布詩一條界破青山色則予擬其意

然東坡以為惡詩由此觀之予輩之為詩其不
及古人遠矣又陶潛詩恬淡和靜如清廟之瑟
朱絃踈越一唱三嘆予歎効其體終不得其髣
髴尤可笑已

七賢該

先輩有以文名世者某某等七人自以為一時
豪俊遂相與為七賢蓋慕晉之七賢也每相會
飲酒賦詩旁若無人世多譏之然後稍沮時予
年方十九吳德全許為忘年友每攜詣其會其
後德全遊東都予復詣其會李清卿目予曰子

之德全東遊不返予可補耶予立應曰七賢豈
朝廷官爵而補其闕耶未聞拗阮之後有承之
者隘座皆大笑又使之賦詩占春人二字予立
成口号曰榮叅竹下會快倒甕中春未識七賢
内誰為鑽核人一座頗有慍色即傲然大醉而
出予少狂如此世人皆目以為狂客也

## 天人相勝說

劉子曰人衆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予早服斯
言久矣今益信之也何者予嘗掌記完山為同
寮者妳謗見罷及到京師其人亦常在要會簪

其舌而毆之故凡九年莫見調此乃人勝天也
豈天哉及其人已斃然後即其年入補翰林因
累涉清要遄登高位則此乃天勝人也人豈可
終妨哉或難之曰太公八十遇文王朱賈臣五
十而貴此寧有人謀之而脫遇耶實命數使然
也子曰二公之脫遇者如子所言命數也等予
命雖於其時不至大窶有凶人乘之而毆成其
大故也或又曰今夫大屯而凶人乘而助之亦
命也何謂是哉予曰我於其時若小忍之而不與
之為隙則必無是也以予方自召而致之也則

何關乎命哉或者服之日子之悔過也如此宜乎遠到也

夢說

予自四三品時嘗夢坐一大樓上其下皆大海也水到樓上露濕寢席予卧其中如是者六七年每寤輒怔之或以周公夢書驗之心以為瑞夢也及庚寅歲以非罪流于猬島請寓一老司户之家則有高樓正臨大海巽巽翬飛水亦將拍于軒窻眞若夢所見者予然後方驗前夢矣然則人之行藏榮辱豈徒然哉皆預定於冥然

者歟當時擬必死於其地未幾復京師至登相位是亦非天命歟甲午月日書

送璨首座還本寺序

夫浮屠有一人青山草與石水吸竟一生不逐紅塵者是誠髮首被緇者之所職然也然以大道觀之此亦孤立獨行守一世之細節耳又安足道哉試達人則不甫能與物推移而不染於物能與世舒卷而不滯於世故不傷高行而真愈潔之及人也亦周矣吾師之行乎世遵此道也於經筵於王宮帝殿不辭也受檀施於相門侯邸

不拒也亦與吾輩入詩社參酒場遊戲自在無可無不可真可謂達者也然以於京輩不能無桑下之戀則世之人不可一曉焉知不以師為不能無眷眷於人間世耶今也得名蓋於山水清幽之地手一笻飄飄若閒雲之返岫則汩汩如我輩得無羨乎心耶雖然漢亦老矣亦豈不能豁然長往陪杖屨於白雲青嶂之側耶饑寒有賦詩以寵者老吾士以序也

## 送崔先輩下第西遊序

夫士之求售於有司也譬之農業則若先自耘

大澤之必不時地力之必不利迺不理鎡鎛耒耜之具而便不耕不種曰是天地也非我也則可乎要必磨礪其兵械鼓舞其氣勇既耕之又繅以耰耨設汲汲然及時然後天時地利之不相荅則是天地之咎也非耕者之罪也今吾子自妙齡揮息於書圃隔舍耕之具求試於有司而有司不取是有司之恥也非子之恥也子退焉益復利其兵銳其用待明有司而鼓鼙則朝種暮穫積至千廩何不愁是懼吾子勗之一鴈南飛木葉半脫送君此時能不哀哉白雲居士序

送宗上人南遊序

釋子有源宗者將南遊來告行乞詩與序甚勤
子謂之曰道境至空無有東西凡浮屠者必虛
舟其心浮雲其跡不以東西去住為想者也子
之告行於予窠空門之邪人也予雖以目擊送
之猶為道境之一點痕類況此區區者乎雖然
子欲之吾不可無辭以贈請言之曰夫我以忘
懷待之雖有情之物泯然無情我以有想傾之
雖無情之物反為有情子以山水為可賞抑以
江南為山水之最者而今有是遊也若懸懸傾

佇持地徙觀則山益佳水益美莫不含情作態
媚嫵於前後烟岫雪峯呈翠眉之側蟬清湖為作
淡粧之嬋妍水樂交奏松絃雜彈上人於是
應接不暇忘寢廢食雖欲割斷而來奈彼牽引
不放何然則其與世之嗜色眩聲者何以別乎
情之所著一也子去觀之若果有山水之牽於
目善於心將挽引而不放者當以吾言酌損之
視山水如糞溷悠悠然亟復人間還與吾輩雜
遊視紅塵如青山綠水然後可謂得道者也贈
詩曰一片白雲閑隨風落底山東西本無繫好

去好來還

送全右軍奉使開東序

予聞山水之奇秀闕東為最若金蘭之叢石丹穴高城之三日浦巽巔之洛山則雖未覩邃業方丈想不能過此也僕實以為苟得一見雖死無恨但塵鞅未鞭千里悠然空悵悵東望而已今足下杖龍節耀皇華振輕裝而言邁跨逸駕之如飛軒軒若俾翰兩驂飛出六合之外而令人歆豔之不已也登高挹袖手酌送行此別予又何必多遥涕耶想足下每遇一山一水不得不思我也如予能緘清謫封紫翠以寄之尚可詩以收拾因風有寄使東海山水森列我眼界足矣何必親賞也群子賦詩予以序冠之

送李史館赴官巨濟序

予固聞之其所謂縣之巨濟者炎方之極徼也家於水中環四面皆瀛海之浩瀁也毒霧熏蒸颶風不息暑月有蛟魚之大於蜂者群集噆人誠可畏也凡官于此多是左遷者也今足下以英偉之才處逢山之署未嘗不汗青修史眉目萬世為已任課其績宜受甄昇之命迺反落此

能不悲哉盤二可賀者有二矣天欲成就之必先試艱險是陰陽之數也子無罪而謫此必大福將至之漸也是可賀一也大抵得道之深者多在幽閑閒寂之地何則專其心一其入故也今子之所之地寂而人稀官閑而務簡無一事敢干於心者常隱几於虛白之空嗒然喪耦遊於物之初則其道之入也愈深矣道既充中面澤外發自然還童必作神仙中人也不知返轅之日將莊老其身而來耶抑為安期羨門子而至耶吾輩亦摳衣問道矣是二賀二也行矣毋多



傷時或以吾言慰其情耳千里遠別淂無垂涕挽袖欲留其可淂乎

## 送同年盧生還田居序

始予與吾子遊學相從莫不歡濯纓沐芳縱轡青雲奮發平生之志矣僕也雖未至遠步亦淂戮冠拖紫待罪亞卿在吾分足矣吾子以雋門秀之才猶未霑一命迺者尋薄田於在攜家南往方其時勢若可為不能無檜心及僕之從官歷職鮮歡薄味殊無有官況然後高吾子之勇去未嘗不南向一拜也今足下間開復踏京師則

予起其不能忘疇昔之志有意於盛仕也足下
留予過數日來告行期予益後大梅山君之淺
而復欵頓首再拜挹其高風也噫一夢外況僕
已詣之矣行當掛冠笑謝塵寰豈復沒然終未
作青山白雲人耶出處謬悠更相見未可期努
力舉爵無以魚骨潰而辭也風日清淑鳥鳴嚶嚶
方將與之遊忍捨我而南乎

新集御醫撮要方序

夫有生之所重者身與命而已矣雖死生壽夭
皆關乎天若因節宣失適為疾恙所寇而無良
方妙藥以理之則其間豈無橫失其命者耶是
古聖賢所以著本草千金斗門聖惠諸方以營
救萬生之命者也然部秩繁浩難於省閱其若
寢疾彌留勢可淹迫時日則謁醫可也搜諸書
求其方亦可也至如暴得重病奄皇危急則又
何暇謁醫搜書之是為也不若採菁撮要以為
倉急之具也　國朝有荼房守集藥方一部文
略効神可濟萬命以歲久脫漏幾於廢失矣今
樞密相公崔諱宗峻見而惜之思欲摹印以廣
其傳以此聞于　上上遂欣然頷可公於是分

為二卷又添附諸方之最要者使人繕寫名之曰
御醫撮要永制勅送西京留守官彫印使流播於人間是亦
聖朝視民如赤子之仁政也抑又士君子所以泛濟含生之意也噫有善不可盖者予守也公又舍之為序則其可避乎敢再拜略書梗槩耳時丙戌四月日序

十二國史重彫後序

十二國史諸史之樞要也漁獵不煩而足以鑒諸國之興亡善惡故本擬部廬公載雖居衛霍之班雅好孔姬之術於書傳亡偏嗜是書弭節

宛山募工彫印以施學者是亦好善君子利人之一端也某月日全州牧掌書記某序

妙法蓮華經心品贊頌序

妙法蓮華經心四句偈者文簡旨備含一部之義雖褰褐多忘及女人不識又字者亦易誦持與讀大本同其利則宗可謂用力少而見功多者也其所謂三十七品讚頌者不知誰所撰歟愚竊疑後之若讀門法師者其意豈以為向所謂老忘與女人其根器不同有止讀經心者有欲讀一部則矛及而讀經心四句則有餘者故

於三十七品各著讚頌置於不及有餘之間引而進之輔敎勸之者歟侍郎金元瑜得唐本切欵摹印廣施於人其為利可涯哉既募工彫鏤因乞予冠之以序云

丁卯中鴻進字序

人有以名以字而索於予者衆矣但不得已占之而已鮮有序其占之之意也今是下正直淳厚君子也況於文章之餘以墨竹之戲傾倒一時求之於古雖文與可輩所不能及也惟名與字當不朽萬世矣今幸求字於予則予敢不敬受而字之耶請字之曰樂之哉曰而安也且鴻者其進有時其行有序故於易漸之六爻皆以鴻言之也然不若六二之安且樂也其爻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解者曰漸于磐者柔順中正安而不危者也飲食衎衎進而樂者也然則以樂之及而安字之不亦可乎於此二者請擇呼從而已

吳德全戢巖詩跋尾

吳德全為詩遒邁勁俊其詩之膾炙人口者不為不多然未見能押強韻儼若天成者及於北

山欲題戟巖巖則使人占韻其人故以險韻占之
先生題曰北嶺嶢嶢石邦人号戟巖迴攢栗鶴
晉高剌上天咸揉柄電為火洗鋒霜是監何當
作兵兜敗楚亦亡凡莫後有北朝使能詩人也
聞此詩再三歎美問是人在否令作何官儻可
見之耶我國人茫然無以對予聞之曰何不道令
方為制誥學士之任耶其昧權如此可歎哉云

李史館允甫詩跋尾

予友李史館允甫以嘗所著詩賦雜著五十餘
篇袖而來示之予讀既將還之曰彬彬乎文彩
之備也詩挾風人之體賦含騷客之懷其若無
腸公子傳等嘲戲之作若與迟之時著毛錐下
邳相較吾未知孰先孰後也子不爾則吾何以
與之友也予不知子則子已迺首輦馳雖一日
十過吾門終不一枉顧也雖然寧不與予交其
文可盖耶

睿宗唱和集跋尾

夫天下之未至太平則雖好文之主有不得與
學士詞臣吟詠風月以遂優遊之樂矣屢太平
多暇上不喜文章則雖才如沈宋燕許安可預

清燕侍從得為雍容賡載之事耶伏聞　睿廟
聰明天縱制作如神席太平之慶乘化日之長
常與詞人逸士若郭舜賓等賦詩著詠揆金振玉
動中韶鈞流播於人間多為萬口諷頌實太平
盛事也今所謂　睿宗唱和集是已行于世久
矣臣未得奉覽始於某人家得而拜讀想目覩
當代之君臣慶會嗟嘆不足不覺淫之橫流也
尤恨不得生於其時綴詞臣之尾以鼓金俚音
續　天章之末耳然　今上尤好文但朝夕致
太平則臣亦庶幾矣又何恨不生於彼時哉

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

夫文集之行于世亦各一時一昕尚而已矣今古
屢辭富贍用事恢博滋液之爻人也周而不匱
故歟自士大夫至于新進後學未嘗斯須離其
手咀嚼餘芳者皆是其葦本舊邑在尚州不幸為
虜兵所焚燼了無孑遺矣完山守禮部郎中崔
君址好學樂善君子人也聞之慨然方有重刻
之志時胡騎倏來忽往間予客亳州郡騷然略
無寧歲則似若未遑於文事而太守以為古之

人尚有臨戎雅歌投戈講藝著文之不可廢如此以是邑之大也此一段么麽事咄嗟可辦而若以彼區區戎醜之故將姑息以俟太平庸詎知後之來者又因循姑息便不成吾志耶遂直斷聞于　上上雖好文欣然允可於是嘗屢之未來間農晨之未作使之雖鏤不日迺畢費不煩而力有餘矣非夫幹事貞固綽有餘裕者孰於此時成大事如此其敏耶其為政之大體亦可知已君於予為門人故記以標識予亦嘉君之以他邑之巨書以為私憂務之其邑汲汲於補

益學子是以粗書本末以跋其尾云時龍集柔兆涒灘皐月日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戶部事太子大保臣李奎報序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

反柳子厚守道論

柳子厚著論曰守道不如守官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官者道之器未有守道而失官者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柳子之此說誠然矣然予以爲此特極於上智者而論之耳非聖人所以況爲人而論之者也何則苟曰守官不

如守道則其若上智之人能知道之爲守官之本官之爲行道之器而得守其本則所謂器者亦從而不喪如柳子之說矣若中下人者未知道之爲守官之本妄求道之所在自以爲能守其道而忽於守官因以隳職喪扈則不旋踵蹈其禍矣官可守歟是喻人而陷於不義焉在其爲聖人之言耶苟以爲守道不如守官而努力恪謹能守其官則亦庶幾於道矣道豈不存乎聖人言守道不如守官是乃言守道者也但言有先後耳其意未始不同矣是聖人所以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之義也何謂傳之者誤歟

非柳子厚非國語論

柳子厚之非國語予復以爲非也左氏親受經於仲尼凡事之可以因經而附者皆釋於傳採其餘以爲國語既載之傳而又見於國語者亦衆矣何皆誣搖不槩于聖耶柳子所以非其所非而非之者請先以一二篇明之國語曰周之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云云柳子非之曰山川者特天地陰陽之氣自動自休自峙自休是惡乎與我謀或吸或吹如輪如撥其孰能知

之云云苟如是則山川之崩震果可謂非災耶孔子書春秋地震五山陵崩陁二其餘災異不可勝紀孔子其可非之耶詩曰百川沸騰山谷之歎況伯陽父所言非特左氏書之國語也後至司馬遷班固亦取而載之史矣夫史者標準萬世之書也若誣誕不經之說則二子何取而書之耶國語曰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麑賊之鉏麑自殺云云柳子非之曰宣子之諫君為社稷之衛夕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左氏多於文辭以著其言云云此亦非所非而非之者也大抵人之於人雖素所賢之者當其時有見其失而非之者素聞宣子之賢以君命也不得不往焉則殺之其任也脫若復見其失則殺之心愈堅矣及見其盛服假寐而後益賢之而不忍害焉乃反自殺是固義也故左氏既書于傳而又載之國語矣柳子何於傳不非而獨於此非之耶凡非其所非而非之者多此類也

為鼂錯雪冤論

古之人論漢之英明之君則首稱文景然以誅錯事觀之景帝不足謂之明矣且國政非臣之所能專斷而行之者也陳其利害而取斷於君上者臣之職也受下之謀議商酌可否而後行之者君之明也錯既為漢臣患諸侯之彊大難制欲因過削地以尊京師此可謂忠於國者也遂以此奏於上上亦不能獨裁與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而後行之則咎不獨在錯矣脫七國實為錯而發兵者業已用其計而致此則是亦朝廷之恥也宜徐觀其變然後誅之未晚也錯之削諸侯亦非不慮其反逆而策之者也宜委以制禦之任有不可而後誅之亦可矣況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為反計數十年而後與六國發之則名雖誅錯其意不在錯也為其勢可以抗京師則雖急斬錯以謝祇自示中國之輕耳終不為罷兵明矣為不能以區區七國能抗京師則雖不誅錯其若予何耶其誅之也雖斷自上心猶為不可況聽其讎者之讒以戮忠臣內為袁盎復讎外為諸侯報仇其不明孰大焉又

使中尉紿載行市是欺臣也以天子而斬一鼂錯何必訐耶是亦非人君之政也過孰甚焉惜也銳於爲國遠慮而反受誅戮鼂錯之寃不亦甚乎以文帝之疎斥賈誼較諸此則彼特過之小小者耳況誼之斥也未幾復徵傳上之愛子而其策雖未盡見用其所採而施於世者亦多矣則不可謂大失其志者也然後世猶以不大用爲之寃也況如錯者乎予是以譏景帝之不明以此雪錯之深寃也嗚呼有努力扶我身者誤而少失其手則未及踣地而敢怒斥耶



山海經疑詰

予讀山海經每卷首標之曰大禹制袁郭氏傳則此經當謂夏禹所著矣然予疑非禹制袁何者傳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論語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盜惡之也孔子修春秋雖直筆之書以魯爲父母邦凡大惡則皆諱避不書若山海經果是禹制袁當諱父之大恥觀東北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是禹父不宜斥書此事若以爲實事不得不書則不甚言竊而云取帝之壤亦不敬于義

也按獻經表云普洪水洋溢鯀既無功高使禹繼之伯益與伯翳馴禽獸別水土紀其珍怪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賢聖之遺事撰此則疑伯益所著然其序則云禹別九州物無遁形因著山海經云云此二說亦不同是皆所惑者又有一惑焉尚書曰高殛鯀于羽山蓋以鯀理水績用不成故也此經云帝殛鯀于羽郊所謂帝者上帝也鯀雖竊帝壤苟能堙洪水則於高爲有功於帝爲有罪高不宜誅而帝獨誅矣若爲帝所誅又不當爲高所殛若爲高所殛則其

不竊帝壤堙洪水明矣上帝其何名而殺鯀耶此二說亦不同安所從耶在醇儒當以尚書爲正而以山海經爲荒悠之說矣然既曰禹禦禹之說可謂悖乎待後之明智君子有以辨之耳

唐書杜甫傳史臣贊議

予讀唐書杜子美傳史臣作贊美其詩之汪洒萬狀固悉矣其末繼之曰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予以爲此則褒之不若不褒也何則士有潛德內朗不大震耀於世者史臣於直筆之際力欲揚暉

發華以信於後世而猶恐人之有以爲譽之過當則引名賢之辭憑以爲固可也至如李杜則其詩如熊羆豹胎無有不適於人口者其名固已若雷霆星斗世無不仰其光駭其響者非必待昌黎詩之一句然後益顯者也宋公何苦憑證其句自示史筆之弱耶引其詩或可其曰慎許可甚矣凡言某人慎許可人而獨許可某人者猶有慊之之意也愈若不許可而無此一句叫史臣其不贊之耶嗚呼史臣之言弱也此贊亦引元稹所謂自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羔者此則微之所以直當杜甫切評而論之者雖引之或可矣若退之之一句則將贈友人而偶發於童句者而非特地論杜公者也然韓愈大儒也雖一句非妄發者引之或可也如不言慎許可則宋公之言兒於弱也

唐書不立崔致遠列傳議

按唐書藝文志載崔致遠桂苑筆耕二十卷自注云高麗人賓貢及第爲高駢淮南從事予讀之未嘗不嘉其中國之曠蕩無外不以外國人爲之輕重而既令文集行於世又

載史如此者然於文藝列傳不爲致遠特立其傳予未知其意也若以爲其行事不足以立傳則崔孤雲年十二渡海入中華游學一舉甲科及第遂爲高駢從事檄黃巢巢頗沮氣後官至都統巡官侍御史及將還本國同年顧雲贈儒仙歌其略曰十二乘船過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其迹章章如此以之立傳則固與文藝所載沈佺期杓弁崔元翰李頻輩之半紙列傳有間矣若以外國人則已見于志矣又於藩鎮虎勇則李正己黑齒常之等皆高麗人也各列其傳書其事備矣奈何於文藝獨不爲孤雲立其傳耶予以私意揣之古之人於文章不得不相嫵忌況致遠以外國孤生入中朝蹭蹬時之名輩是近於中國之嫵故略之歟是予所未知者也

韓信傳贊

予讀漢書韓信傳有不可以不駁者敢論之曰信之罪已不足容誅然高祖不能無非而班固之筆有不公焉夫君有疑臣之心則伏以待誅禮也因其叛而有疑君之心人臣之罪莫甚於

斯韓信是已固已不容誅矣然信之罪本高祖養而成之也何以言之人有讒信叛高祖即信而患焉是不明也夫讒言有疑似不剖者有立可斷者信當劉項相拒時以國士無雙之才鷹瞵虎視當此時與楚則漢危與漢則楚危與楚漢安危在一信手而信卒與漢與平天下為功臣當時已有剖通說信鼎足天下信不忍背漢謝不用其計夫勢有可為其不反如此豈於天下為一家之日以區區一淮陰欲拒大漢耶是立可斷者苟不能剖斷而患其叛逆則以萬乘之國討之豈不勝一淮陰而乃以偽遊雲夢而擒之耶嗚呼以天下之主用詐計紿一臣奈天下萬邦何掩至洛陽遂赦之者以無罪也如知其無罪宜不奪其王因以弭其怨可也反降以為侯以此激其意是謂蹈臍虎尾令竊者也信由是怨漢且疑其卒必見誅故不得已而謀叛此非高祖養而成之者耶吾故曰高祖不能無非也班固之贊曰信徼一時之權變用詐力成功見疑強大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其所謂見疑謀逆就亡信然矣所謂詐力成功者未知其何指

耶信爲漢王破強楚之虜魏王豹夏說擊龍且皆用奇計指此而言耶此奇也非詐也兵貴無常時或用奇計非信之奇計高祖亦不應有天下果謂之詐則高祖用詐力之臣而得天下亦非正也所謂詐計者若高祖之僞遊雲夢蕭何之紿信謁呂后者幾乎矣班固不以貶者豈以聖君賢相而諱之耶其所謂徼一時之權變則爲何曹參張良皆是何獨信哉吾故曰班固之筆有不公也

杜牧傳甑裂事駁



牧傳有牧之死炊甑裂牧曰不祥予駁之曰此拘忌小數溷亟支謂史所當言者史臣宋公宜逸而猶書之亦雜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牝固無司晨之任況而晨焉家之悴孰大於是甚於國之雉雊鼎耳鼠舞端門之妖故聖人存而不刪若甑之裂者或因火烈或因水燥而非必以牧之死適會耳不足以爲的驗以予所試觀之予家去歲秋九月方爨甑劃而裂予殊不以爲悴又今歲二月甑鳴如牛吼俄而大裂如人劃破者竈婦懊

然失色奔告於子子笑自若適有術人至曰此不利主人非痛祈解恐不免室人欲巫從其言子止之曰死生有命苟有死期悔特先兆耳祈解何益苟無焉雖烈裂其如子何果不死至今且牡牧以何無狀遇雖一日而死子以何德被雖再烈而能免耶此不驗明準也吾恐後人溺於其說故書以曉之

柳子厚文質評

夫心之所淺必在於文故予嘗以為見其文足敬其人披其文足相其質矣及讀唐柳子厚文

然後知言之失也敢評之曰子厚之書其文之質也周其心之淺也浮其文可敬其人不可敬也何以言之曰汎濫淳瀋出入子史洸洸乎其可驟者子厚之辭也非文之質而其若是耶故曰文之質也周然以子厚平生行已之素較之其身之所未備其意之所未盡蓋歟特託而列於文耳莫不皆愚此豈心之所蓄歟故曰心之淺也浮請以一二篇明之讀斬曲几文則其端平正直之心疑若可見然韋執誼王叔文王伾等皆賓人者也子厚以章章名士撓

鄧從之其相得之甚使天下指以為二王劉柳則是可謂其行之直乎然則柳子之曲不為不多奈何忘已之曲而規規然寓意於斬曲几以議世之為耶是舉其行執其咎自斬其身也何曲几之得斬耶讀乞巧文則曰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此亦非實之言也方二王時劉柳等更相倡譽以為伊周管葛復生矣嗚呼以二王為伊周管葛孰不為伊周管葛哉其言可謂巧矣而不可謂拙也其巧之不足耶又胡乞於天孫哉人猶不可欺況天乎吾故曰贅之不



如文也

## 書司馬溫公擊毬圖後

古之論者有謂司馬溫公自為兒擊毬時已有活人手段此誠的論也君實果歷相四朝奮發謀議興利除害安國家濟蒼生可謂宋之社稷臣也此非刻勵習熟而為之其漸已見於乳臭中固受之天者或曰君實能鍛成其才適會居位輔政有以濟蒼生耳凡善惡與習而遷兒時事不足為的驗也予曰非也昔孔子為兒時嘗陳俎豆為戲果興文教為萬世師然此聖人之

事不可以常品論之若以常品觀之予少時法
秉馬馬有駿駿其足者面蒼然無生色甚戰也
至今尚爾畏騎駿足凡奉使秉傳必擇駑者而
後馭之又生二歲時常喜執書冊以手指點其
字而若將讀之父毋曰此兒當業文者也今果
以進士出身備小儒之數由此觀之君實之擊
甕天性也其安國家濟蒼生固亦受之天者非
熟習而為之者審矣何謂兒時事不足為驗耶
非特此也凡善惡勇怯仁與不仁孝與不孝皆
於兒時可略見也何獨司馬也耶

書韓愈論雲龍雜說後

愈之說曰龍噓氣成雲雲亦靈怪矣龍之使能
為靈也若龍之靈非雲之所使靈也然龍不乘
雲無以神其靈異乎其所憑依乃所自為也韓
之說如此予謂之曰非獨龍也人亦猶爾言龍
而不及人何也詳味韓之意以龍而喻人喻人
而不及人欲令意有所蓄而不直洩也夫繫乎
文章譬乎詞氣皆人之所自吐也絢焉為錦繡
羅縠峭焉為高峯絶岸舒也卷也形也青也皆
類雲之紛紜翕霍千狀萬態也則可謂靈怪矣

其靈也乃人之所自爲而非文章才藝之能靈
人也然人不憑文章才藝亦無以神其靈也且
乘龍不能興雲唯神龍然後興之則非雲之靈
其龍審矣然龍不乘雲無以神其靈庸人不能
吐文章詞氣唯奇人然後吐之則文章之不能
靈人亦審矣然人不憑文章亦無以神其靈則
神龍與詩人之變化一也請以此洩韓之微也

## 屈原不宜死論

古有殺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殺身以成
節者若伯夷叔齊是已比干當紂時其惡不可
不諫諫而被其誅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虐
王伐紂猶有慙德凡在義士不可忍視故孤竹
二子扣馬而諫諫而不見聽恥食其粟而死是
亦死得其所而成其節也若楚之屈原墨罵於
是死不得其所祇以顯君之惡耳夫讒說之蔽
明邪諂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國君臣而已原
以方正端直之志爲王寵遇專任國政宜乎見
同列之妬嫉也故爲上官大夫所譖見疏於王
此固常理而不足以爲恨者也原於此時宜度
王之不寤滅迹遠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惡

漸久而稍滅也原不然復欲見容於襄王反為
令尹子蘭所讒放逐江潭作湘之纍囚至是雖
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澤畔作
為離騷多有惡曠譏刺之辭則是亦足以顯君
之惡而乃復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
乃至楚俗為競渡之曲以慰其溺賈誼作投水
之文以弔其冤蓋使王之惡大暴於萬世矣湘
水有盡此惡何滅且紂之惡久已浮於天下雖
比干不死未免為獨夫而取剌於萬世矣虎王
舉大義忘小嫌卒王天下功業施于萬世矣則

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損也況二子非虎王之
臣也乃紂之臣諫伐其君而死以成其節也何
與於虎王哉若懷王則聽讒疎賢而已當時此
事無國無之原若不死則王之惡想不至大甚
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顯其君之惡耳予之此
論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貶其君之惡庶以諷
後之信讒斥賢耳非固譏原也惜也其死之非
其所宜也嗚戲

論曰嚴事

明廟實三十七年大平之主也終雖被廢其明

智有不可形容者臣請粗論之時南國有浮屠
日嚴者自稱世尊人皆傳能理人疾病雖至盲
聾風癩無不立愈京師聞之皆欲迎致　上重
違衆志先使內臣驗其實內臣還奏如所聞
上不得已使使迎之勅置東城外弘法寺其始
來也冒絳氈巾乘駃馬以綾扇障其面徒衆不
可勝計遮擁馬首有不得正視其顏者京師士
庶日夜會其寺無慮萬餘人皆唱阿彌陀佛聲
聞十里乃至公卿搢紳及其配耦幽閨處女其
聚如林皆以髮布其前籍日嚴之足凡日嚴飲
食之餘沐浴之水苟得之雖消滴貴如千金無
不飲服當此之際　上若迎入大內痛加禮敬
則一國變爲胡風以至男女雜處淫亂必甚矣
上漸驗其實放遣江南　明廟之智如此至
聖子神孫又正享祚焉知不以此耶但恨當時
無一諫官如韓文部諫迎佛骨者耳後驗其事
則其僧先教人曰萬法唯心汝若勤念佛曰我
病已愈則病隨而愈疾慎勿言疾之不愈以是
盲者妄言已視聾者亦言已聞所以令人易惑
是豈國之妖者歟嗚呼幾誤一國矣

論四時饗食先事略言

古者人子之饗先以血祀爲貴者是禮經之制也禮者聖人之制禮雖幽至於鬼神無所不測其情而制之者也豈可輕廢哉雖血祀之在所可重如此乎孫絶則血祀絶矣夫然故古之人深忌血食之不續乃至以無後爲不孝蓋亦以此而如不用血祀則其與無後何異哉噫今世之風俗酷尚佛法其祭先多以蔬羞是何法耶若欲營佛事薦冥福而幷祭其先則用蔬菜可也所謂四時之饗者吉祭也大禮也當以官品之高下或以大宰或以小宰禮也若貧不能辦之則以魚物禽鳥之類代之燔炙以薦則猶愈於蔬菜矣且人死曰鬼鬼神必於燔燒之際乃始降神而歆其祀矣不然與不祭同孔子不曰予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歟況祖先於高卑一也國之大廟亦用蔬菜耶但有等衰耳

論走筆事略言

夫唱韻走筆者使人唱其韻而賦之不容一瞥者也其始也但於朋伴間使酒時狂無所洩遂

託於詩以激昂其氣俟一時之快笑耳不可以爲常法亦不可於尊貴之前所爲也此法李湛之清卿始倡之矣予少狂自以爲彼何人予何人而獨未爾耶往往與清卿賦焉於是乃始之然若予者性本燥急務之於走筆又必於昏醉中乃作故凡不慮善惡唯以捴速爲貴非特亂書而已皆去傍邊點畫不具字體若其時不有人隨所下輒問別書于旁則雖吾亦莽莽不復識也其格亦於平時所著降級倍百然後爲之不足以章句體裁觀之實詩家之罪人也初不意區區此戲之聞于世矣乃反爲公卿貴戚所及聞知無不邀飲勸令爲之則有或不得已而賦之者然漸類倡優雜戲之伎或觀之者如堵牆尤可笑已方欲罷不復爲而復爲今相國崔公所大咨賞則後進之走筆者紛紛踵出矣但此事初若可觀後則無用且失其詩體若寢成風俗爲知後世有以予爲口實者耶其醉中所作多棄去不復記云

論詩中微旨略言

夫詩以意爲主設意尤難綴辭次之意亦以氣

爲主由氣之優劣乃有深淺耳然氣本乎天不可學得故氣之劣者以雕文爲工未嘗以意爲先也盖雕鏤其文丹青其句信麗矣然中無含蓄深厚之意則初若可喜至再嚼則味已窮矣雖然凡自先押韻似若妨意則改之可也唯於和人之詩也若有險韻則先思韻之所安然後措意也至此寧且後其意耳韻不可不安置也句有難於對者沉吟良久想不能易得則即割棄不惜宜矣何者計其間儻足得全篇而豈可以一句之故至一篇之遲滯哉有及時備急則



窘矣方其搆思也深入不出則陷陷則著著則迷迷則有所執而不通也惟其出入往來左之右之瞻前顧後變化自在而後無所礙而達于圓熟也或有以後句救前句之弊以一字助一句之安此不可不思也純用清苦爲體山人之格也全以妍麗裝篇宮掖之格也惟能雜用清警雄豪妍麗平淡然後備矣而人不能以一體名之也詩有九不宜體是予所深思而自得之者也一篇内多用古人之名是載鬼盈車體也攘取古人之意善盜猶不可盜亦不善是拙盜

易擒體也押強韻無根據處是挽弩不勝體也不拶其才押韻過老是欽酒過量體也好用險字使人易惑是設坑遵盲體也語未順而勉引用之是強人從己體也多用常語是村父會談體也好犯語忌是凌犯尊貴體也詞荒不刪是莨莠蒲田體也能免此不宜體格而後可與言詩矣人有言詩病者在所可喜所言可則從之否則在吾意耳何必惡聞如人君拒諫終不知其過耶凡詩成反覆視之略下以已之所著觀之如見他人及平生深嫉者之詩好覓其疵失



猶不知之然後行之也凡所論不獨詩也文亦幾矣況古詩者如以義文句斷押韻者佳矣意既優閑語亦自在得不至扈東也然則詩與文亦一揆歟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二

記

止止軒記

城之東奉香之里之西肘有草堂數十楹白雲居士所寄也身寄而已心不寄也居士謂誰春卿自號也榜其軒曰止止居士自名之也蓋以玄筮之得止之首而名之也止之首三三人玄陽三家八木曰初一止于止內明無咎此言君子時止則止其智之明如水之內朗也陰陽隔絕各止其所故能如水之內自清明初二馬首止車軔俟此言二爲平人不隱不

仕故車朝俟而馬就止也居士喜曰是皆予之志也予能識其所止而止則可謂應初一之體進不急於仕退不苟於隱以是而為平人則可謂叶初二之辭予得是而名軒曰止止果不類予之行藏耶夫所謂止止者能知其所止而止之者也非其所止而止其止也非止止也且虎豹麋鹿蛟龍之於藪澤窟穴識其所止而正之者也談客行旅寄以止于城市之中則人以為妖而從而害之必矣居士之於世偃蹇寡合非馴擾之物也若與人同趨竝驚以止于名利之

域則是何以異於虎豹麋鹿蛟龍之城市哉此予所以永其所止而止之者也不然妖而害之者至矣或曰君子之所言則必山林窮谷之是處不與人雜然同域然後可謂止止矣今子之所止乃城市之中而猶謂之止止譬之虎豹麋鹿蛟龍之藪澤窟穴何也曰蟲獸之藪澤窟穴人之城市亦各其所止之常也假使人庬然伏藪澤而然入窟穴則亦猶虎豹麋鹿蛟龍之入城市也　蟲猛獸亦必以為妖而群而害之矣人而避人被蟲獸所害吾不忍為也且人所以

忌人覩有以害之者非城市之隘而與處之吝也徒以競其所求爭其所利而已苟與人不爭不競雖白日有肢吾籃者避而不見則人之城市亦虎豹麋鹿蛟龍之藪澤窩穴也庸有害之者乎居士之名軒蓋以此也丁卯三月十日記

## 接菓記

事有初若妄誕幻惎而其終乃真者其接菓之謂乎予先君時有號長身田氏者善接菓先君使試之園有惡梨凡二樹田氏皆鋸斷之求世所謂名梨者斫若干梢安於斷株以膏泥封之當其時見之似妄誕矣雖至葺柚葉猶亦似幻惎矣及醬猒夏陰茂實然秋實成然後乃信其終真者而妄誕幻惎之疑始去於心矣先君沒凡九稔覩樹食實未嘗不思嚴顏或攀樹嗚咽不忍捨去且古之人以召伯韓宣子之故有勿剪甘棠封植嘉樹者況父之所嘗有而遺之於子者其恭止之心何翅勿剪封植而已哉其實亦可蹝而食矣抑慮先君以此及予者豈使予革非遷善當效茲樹耶聊志而警之耳

## 四可齋記

昔予先君嘗置別業於西郭之外溪谷嘗深境幽地僻如造別一世界可樂也予得而有之屢相往來爲讀書閑適之所有田可以耕而食有桑可以蠶而衣有泉可飲有木可薪可吾意者有四故名其齋曰四可且禄豐官重乘威挾勢者凡所欲得無一不可於意者若予則既窮且困顧平生百無一可而今遽有四可何僭如之夫大宰之享始於黍羹千里之行起於門前蓋其漸也予居是齋也若有得田園之樂則其嘯棄世網拂衣褰足歸老故園作大平農叟擊壤鼓腹歌詠　聖化以被于管絃亦何有不可哉嘗於是齋著詩三首詩集中有西郊草堂詩是已其一句云快哉農家樂歸田從此始是真予志也某月　日白雲居士記

## 通齋記

衆允通人楊生應寧者卜築于城北善接養花木其園林之勝頗有聞於京都予遂往觀焉環堵蕭然而已初若無奇觀勝致殊不類所聞者及主人贊至其園然後環視周矚求勝之所從有而得有聞者則園方可四十步許有珍木名

菓植蓺立昵不相侵離不至迕是皆生之均疎數而序植者也別爲塢以居衆花花各數十種皆世所罕見或方開或已落映林繡地交錯糾紛日萼紅張麗華之嬌醉也露葩濕楊貴妃之始浴也風枝舉趙飛燕之體輕也落者如慎夫人之卻座覆者如李夫人之掩被以花之諭乎目如此愛之不能移去籍草良久而後起自花塢而北有石臺平如扃又潔淨可不席而坐蒲桃之緣樹下垂者如纓珞然可愛下有石井味極清甘洩而爲八泓有稚蓴戟戟始生予

曰更北高共廉益以淳濬則可池而放鳧鴨也還至石臺酒數巡主人目予曰僕之有是齋莫有標榜若將有待於先生者請一涸可乎予予於是遂名之曰通齋夫由道以冥觀齊泯萬體則夫所謂通與塞了不可得見者也然以天道論之日月星宿山川丘陵爲物之巨者也然未免盈虛消息否泰通塞之變者由宋嘗離陰陽之數故也況其餘哉然則境欲爲通境而爲人所礙則煙愁月慘終不爲通境矣人已爲通人而爲境所塞則高人才子北首而莫有至者孰知

有通人哉今是齋也境已通而通人居之盍以通貶名耶雖欲讓而不受又焉逃是名哉且天地無私豈獨私揚生以泉石私揚生以花柳歟直由心匠之妙耳若爾則濃花芳草非受於天也受於揚生之手也碧井清泉非產於地也產於揚生之心也噫吾不知是齋昔爲人有則地頑園俗草覓木老萬景韜晦而不出及遇揚生然後爲神仙別洞耶假使揚生棄而不居又屬於人則又焉知不爲豕槽馬廐之地哉生又乞爲記故因目之所寓而志之耳揚生頗尚俠喜

趣人之意不可不與遊者

## 草堂理小園記

城東之草堂有上園下園上園縱三十步橫如之下園縱橫纔十許步步則依古箅田法而計之也每夏五六月茂草競秀至將人腰而猶不使之剪之也家有矮奴三羸僮五見之不能無愧以鉏鋤一事更相刮雜纔三四步而輟鬩旬日又理他處則草生前所理處翳然蓁蓁然者則草又生後所理處翳蓁然滋茂矣如是而終不能盡去焉此予之督

後弛而奴之用力怠故也遂貰而不詰乃自理下之小園小園力足勝故遂去怠奴而躬自理之剗剪猫鬚增甲落高使平如碁局之面焉於是葛衣紗帽徙倚乎其上竹簟石枕偃卧乎其中林影散地清風自來兒孫我衣我撫兒項熙熙怡怡足以遣日此亦閑居者之一場樂地也嗚呼有三十步之園不能勝理移於十畝之地然後僅能理焉是豈拙者之効歟推是而移之朝廷顧復職其務而不理耶然昔陳仲舉不掃一室其志遠也由是言之丈夫之蓄意亦豈了言哉因自笑而私志之志而觀之亦往往自大笑笑復以為樂也甲寅五月二十三日記

## 南行月日記

予嘗欲遊踐四方凡吾馬足之所到若有異聞異見則詩以拾文以採以為後日之觀其意何哉假得老以至脚衰腰僂所處不過房櫳之內所見不出杜席之間則取吾手集觀昔吏壯時奔馳步驟遊賞之跡赫赫若前日事尚足以舒暢其幽鬱也予詩集中有江南詩若干首至今讀其詩則當日之遊了了然若在眼前矣後五

載出補全州慕府二年間凡所遊歷頗亦多矣
然每遇江山風月嘯詠而簿書獄訟來相
侵輒止得一句而其不能卒就者多故所
得全篇不過六十餘首然列郡風土山川形勝
有所可記而倉卒不能形于歌詠則草草書于
短牋片簡目爲日錄雜用方言俗語也及庚申
季冬入洛閑居始出而見之莽莽焉不可讀之
其所自爲而反自笑也盡取而焚棄之拾一二
可讀者姑次而記之云夫全州者或稱完山古
百濟國也人物繁浩屋相撝比有故國之風故
其民不推朴吏皆若衣冠士人進止詳審可觀
有中子山者最嶺嶠州之雄鎮也其所謂完山
者特一短峯耳異哉一州之以此得號也距州
理一千步有景福寺寺有飛來方丈予自昔聞
之以事冗務劇不得一訪一日因休暇遂往觀
焉所謂飛來方丈者昔普德大士自盤龍山飛
来之堂也普德字智法嘗居高句麗盤龍山迓
福寺一日忽謂弟子曰句麗唯尊道教不崇佛
法此國必不久矣安身避難有何處所弟子明
德曰全州高達山是安住不動之地乾封二年

丁卯三月三日扉子開戶出見則堂已移於高
達山距盤龍一千餘里也明德曰此山雖奇絶
泉水枯涸我若知師移來必并移舊山之泉矣
崔致遠作傳備詳故於此略之十一月己巳始
歷行屬郡則馬靈鎮安山谷間古縣也其民質
野面如獼猴采盤飲食腥膻有蠻貊風有所訶
詰則狀若駭鹿然似將奔遁也循山繚繞而行
乃得至於雲擁自雲擁至高山危峯絶嶺辟立
萬仞路極窄下馬而後行高山於他郡中頗爲
不陋自高山至禮陽自禮陽至朗山皆一宿而
去明日將向金馬郡求所謂支石者觀之支石
者俗傳占聖人所支果有奇迹之異常者明日
入伊城民户凋耗籬落蕭條客館亦草覆之吏
之來者不過纍纍四五人而已見之惻然可傷
十二月奉朝勅課伐木邊山邊山者國之材府
修營宮室靡歲不採然蔽生之大干霄之幹常
不竭矣以其常督伐木故呼子曰斫木使子於
路上戲作詩曰擁在擁軍榮可詫官呼斫木辱
堪知以類於擯夫樵者之事故也正月壬辰初
入邊山層峯複岫昂伏屈屓其着尾所措踵肘

旰極不知幾許里也旁俯大海海中有群山島猏島鳩島皆朝夕旰可至海人云得便風直若激箭則其去中國亦不遠也山中尤多栗一方之人歲相資以爲食焉行若干里有叢箭植植之如麻僅數百步皆以樊籬陣之絶竹林直下始得平路行至一縣曰保安者也方潮汐之来雖平路忽漫然爲江海故候潮之進退以爲行期予始行也潮方来尚去人五十許步於是促鞭馳馬欲先焉從者愕然急止之予不聽猶馳之俄而崩奔蹴踏而至其勢若萬軍倍道趨来



穹豐然甚可畏也予雙然急走登山而後僅得免焉然亦能追及而蕩焉腹也其或蒼波翠巖隱見出沒陰晴晨昏旦每各異狀雲霞綠翠浮動乎其上縹緲如萬疊畫屏舉目眺賞恨不與二三子之能詩者賡酬而同吟也然萬景觸惱使人情張王初不思爲詩不覺率然自作也嘗過主史浦明月出嶺晃映泳渚意思殊蕭洒放曠不驅前望蒼海沉吟良久馭者恠之得詩一首云云閏十二月丁未又承

先指進禮縣山極高入之漸幽奥如蹈異邦別

境邑邑然意漸無聊日過午始入郡舍令尉皆不在夜二更許令尉各自八千步許皆奔喘而來以馬縛縣於門柱戚人不給芻粟凡馬之極於馳者不如是恐斃也予陽睡而聞之知二君顧老夫顏識故不得已聽置酒有妓彈琵琶頗可聽予於他郡不飲至是稍痛飲又聽絃聲豈以路遠境絶如入異邦而觸物感之然耶自進禮至南原府南原古帶方國也客館從有竹樓閑敞可愛一宿而去庚申春三月又沿水課舟凡水村浹户漁燈鹽市無不遊閱入萬頃臨陂沃溝凡留數日而行將指長沙有一巖巖有彌勒像挺然突立是因巖鑿出者距其像若干步又有巨巖楊然中虛者自其口入之地漸寬敞上忽通豁屋宇宏麗像設嚴嫚是覺率寺也日晚聲促鞭絶馳入禪雲寺宿焉明日入長沙自長沙到茂松皆殘敗小郡事亦無可記者但沿江開舡計艘而已平昔遇一泉一池挹酌游泳愛翫不足者慕江海而不見故也今竝海久矣態於目者皆水也聲於耳者亦水之嘑怒也則倦然已厭見矣何天之餉人驟過如使飢者

暴飽而反厥見甘旨耶是年八月二十日予先
君諱旦也先一日遂往邊山蘇来寺辟上有故
資玄居士詩予亦和二首書于壁明日與扶寧
縣宰李君及餘客六七人至元曉房有木梯高
數十級疊足凌兢而行乃得至焉庭階窓户上
出林杪聞祖徃有虎豹攀緣而未上者傍有一
庵俗語所云虵包聖人所昔住也以元曉来居
故虵包亦来侍欲試茶進曉公病無泉水此水
從巖罅忽湧出味極甘如乳因嘗點茶也元曉
房才八尺有一老闍梨居之庞眉破衲道貌高



古障其中為內外室內室有佛像元曉真容外
則一瓶雙屨袈裟經机而已更無炊具亦無侍
者但於蘇来寺日趁一齋耳予陪吏竊語予曰
此師嘗遇全州所至恃力橫暴人皆病之其後
莫知所去今見之則其師也予歎曰夫中下人
其器有常故滯而莫遷凡以惡驗人者器必有
異於人故其及於善必炅炅超卓如此者昔有
獵將遇牛頭二祖大士改過修善卒成宿德海
東明德大士亦自捉鷹為普德聖師之高弟推
此類言之此師之折節易行介然有殊行殊不

爲惟也又問所謂不思議方丈者求觀之其高
險萬倍於曉公方丈有木梯高可百尺直倚絕
壁三面皆不測之壑回身計級而下乃得至於
方丈一失足則更無可奈何矣予平日登一臺
一樓高不過尋丈者以頭病故猶眩眩然不得
俯臨至是益憒然腰杵未入而頭已旋矣然自
昔飽聞勝跡今幸特來若不入見其方丈又不
得禮真表大士之像則後必悔矣於是盤桓蒲
北而下足猶在絕而君將已墮者遂入焉敲石
取火焚香禮律師真容律師者名真表碧骨郡



大井村人也年十二來嘆賢戒山不思議巖賢
戒山者即此山是已真心宴坐欲見慈氏地藏
踰日不見乃投身絕壑有二青衣童子以手奉
之曰師法力微小故二聖不見也於是努力益
勤至三七日巖前樹上有慈氏地藏現身授戒
慈氏親授占察經二卷并與一百九十九枝以
爲導引之具其方丈以鐵索釘巖故不敢俗傳
海龍王爲也將還縣宰置酒一巔曰此望海臺
也吾欲勞君先使人設席而待請小休焉予遂
登眺則大海周迴距山才百餘步每一拄一詠

萬景自媚殊無人世間一點塵思飄然若蛻俗骨傳羽翰飛出六合之外而舉着一望茫茫將以手招羣仙也坐者十餘人皆醉以予先君諱日故但無管絃歌吹耳凡所歷無可記則不載夫以京師爲身以四方爲支則予所遊者南道之一偏而特一支之一指耳況此録也皆忘漏剞劂之餘爲足爲後日之觀乎姑藏之以待東西南北之窮遊極踐摠記備録然後合爲一通以爲老境忘憂之資不亦可乎辛酉三月日志

綦齋記

夫緣境而漸染者人之情也耳猒嘈而不聞清溜之聲目倦華靡而不矚青山之色則煩滯之心有時而崩矣然山水之勝求諸遠則易求諸近則難故求之城中而未得則尚無可奈何矣惟其慕之郊坰之外而未得則尚無可奈何矣惟其慕肥遁樂獨善高蹈遠遊者然後得之也是以愛山水之篤者不可享富貴之樂嗜富貴之深者不得致山水之美而兼之者鮮矣今知綦事于公居富貴之中致山水之美以帝城猶謂之遠遂卜於 帝闕之傍是昔鄭貢外圻居也當時

茂苑蔓莊而已公得之尋泉脉之攸出築石而
甃之凡飲吸與澈煎茶點藥之用皆仰此井因
泉之汎溢者潴作大池被以菱芡放鵝鴨其中
至於風軒水榭花塢竹閣無不後其制使三十
六洞之景盡入於朱門華屋之內矣又何必肥
遁遠遊然後享山水之樂耶公指崇丘之亞然
者曰此予之望闕臺也予歎曰吉哉公之名是
臺也今公以候舌之任朝夕密邇　龍顏猶謂
之未足居必近於　帝闕又尚以為未足而乃
成望闕之臺此真古所謂心閒不在王室者也
又指岌然高者曰望月臺也翼然如飛者曰快
心亭也因謂予曰子之標榜也如是予所未名
者子為我名之也予謹名其園曰芳華并曰噴
玉池曰涵碧竹軒曰種玉窩言其狀七摠而名
其齋曰蔡易蔡卦有之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
下交而其志同今公當君子道長之時佐王同
志財成輔相使萬物大通而天地交蔡然後體
遂心蔡得此優游之樂則吾以蔡名齋不中的
歟先是公使內翰李眉叟記快心亭已書于生
綃障子立其亭之右又使予作此記欲對峙於

其左其好事如此
故於此略之第叙所以名之之意耳

素琴刻背志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
身者也予非君子人也尚蓄一素琴絃弱不具
猶撫而樂之客有見而笑者因具五絃以與之
予授之不辭於是彈爲長側短側大遊小遊凡
皆如意也昔陶潛有無絃琴寓意而已予以區
區此一虫絲要聽其聲則其不及陶潛遠矣然
予自樂之何必効古人哉酌一柸弄一曲以此
爲率是亦遣一生之一樂也遂刻其背曰白雲
居士琴欲使後之見者知素之手設所嘗經也

四輪亭記

承安四年予治畫謀欲立四輪亭於園上俄有
全州之命未得果就越辛酉自全州入洛閑居
方有命攝之意又以毋病未就恐因此不能便
就且失其謀畫遂記之云夫四輪亭者隴西子
畫其謀而未就者也夏之日與客席園中或卧
而瞻或坐而酌園基彈琴惟意所適窮日而罷
是閑者之樂也然避景就陰屢易其座故琴書

抚簟酒壺碁局隨人轉徙或有失其手而誤墮者於是始設其計欲立四輪亭使童僕曳之趁陰而就則人與碁局酒壺抚席摠逐一亭而東西何憚於轉徙哉今雖未就後必為之故先悉其狀四其輪作亭於其上亭方六尺二梁四柱以竹為椽以簟蓋其上取其軽也東西各一欄南北亦如之亭方六尺則摠計其間凡三十有六尺也請圖以試之則縦而計之横而計之皆六尺其方如碁之局者亭也於局之内又周四而畫各尺尺方如碁之方罫罫練道間罫方非也罫各

方一尺則三十六罫乃三十有六尺也以此而處六人則二人坐於東人坐四罫各方焉縦二尺横二尺摠計二人凡八尺也餘四罫之方者判而為二各縦二尺以二尺置琴一事病其促短則蹉南欄而半竪彈則加於膝者半焉以二尺置樽壺盤皿之具東摠十有二尺二人坐於西亦如之餘四罫之方者虚焉欲使供來小選者必由此路西摠十有二尺一人坐於北四罫之方者主人坐於南亦如之中四罫之方者置碁一局南北中摠十二尺西之一人小進而與

東之一人對碁主人執酌酌以一拯輪相飲也凡看棄之案各於坐隙隨宜置焉所謂六人者誰琴者一人歌者一人僧之能詩者一人碁者二人并主人而六也限人而坐示同志也其曳之也童僕有倦色則主人自下袒肩而曳之主人疲則客遞下而助之及其酒酣也隨所欲之而曳之不必以陰如是而侵蓁蓁則罷明日亦知之或曰已言亭方六尺則其所以計之之意非有難曉者何至詳計曲筭參碁罫為喻而期人之淺耶曰天圓地方人所皆知然說陰陽者以蓋輿為喻至於縱橫步尺無不摠舉者欲論萬物之入於方圓皆應形器也今以是亭計人而坐至於陬隙中邊無使遺漏皆入於用則非詳計曲筭而何耶其以碁罫為喻者方圖畫之初私自為標以備不惑耳非款款指人也曰作亭而輪其下有古乎曰取適而已何必古哉古者巢居不可以處故始立棟宇以庇風雨至於後世轉相增制崇飾築謂之臺複欄檻謂之榭搆屋於屋謂之樓作豁然虛敞者謂之亭皆臨機商酌取適而已然則因亭而輪其下以備轉

徙庸有不可乎雖曰取適亦豈無謂下輪而上亭者輪以行之亭以停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之義也輪以四者象四時也亦六尺者像六氣也二梁四柱者貳王贊政柱四方之意也嗚呼亭成之後當邀同志者落之使各賦詩以記其詳今取大槩先奪於朋友欲令翹首而待成耳

辛酉五月　日記

## 晉康侯茅亭記

貧鵠嶺腋龍首扼四方之會攄神京之中慕慕有佳氣可掬者男山也麗其麓而家焉者門千戶萬若鱗錯櫛比而特控引形勢蟠起鳳舞者相國晉康侯之甲第也其燕息遊觀之所則有茅亭在焉銳其顛圓其體望之若羽蓋而軒翥於半空者是已夫澄神汰慮莫若青山白雲然亦寄遯阻恒莫若其不可跬步到也豈蟬首龜腰者之所常履也茲亭也不出城市超然有雲山之趣令人心地自然澄汰俯仰几席坐撫四方長橋相望九逵互湊乘軒者蹻馬者行者走者擔者挈者千態萬狀無一毫敢逃凡遼眺遠覽莫茲亭若也雖使公輸督墨般匠揮斤其制度

宛麗或可髣髴至於洞朗豁眼飄飄若登蓬萊
望四海則非稟公之目授顧指曷若是耶噫自
始剖判固有斯境曠世伏匿一朝發朗豈天作
地藏有待於公耶羅幕高褰珠翠森列笙歌簫
笛之聲隨風嘐亮或文湫王子丁丁然響落竹
外想盡天洞府殆無以過也有蓮塘鴨沼每夏
六月荷花盛開紅衣錦羽之禽隨波容與莞不
減江湖中所見者或奇葩異卉佳木珍菓其經
冬不凋則天不能信其時後夏乃發則春不得
一其令或安於盆盎中雖隔絕地脉猶得繁秀

或柱立亭上鏟屋而上出者至若便江南産中
夏而忌寒於他土者與夫盤松之輪囷磊砢迴
萬牛而不可移者一入公之園囿一被公之顧
眄則猗猗曄曄莫不暢茂意者草木之情猶有
知於榮遇耶將天公地媪有所相耶且物生於
天地而公能變化移易與造物者相爲表裏故
物之從於公而爲公之用者衆矣非獨物也甘
陶冶生人亦可謂周矣孰有不顧爲公之用者
耶予以凡骨誤塵清境目駭毛豎不得久留方
扃默告退公遽以記命之退彌日不得搆思懼

貢公命獲通慢之罪敢濡翰而文之意尚有慊
仍系以頌其詞曰

亭翼然　鳳將騫　誰其營　我侯賢
侯或宴　酒如泉　奉觴酢　客指仝
何以酢　壽萬年　山可轉　亭不遷





記

## 崔承制十字閣記　晉康侯元嗣

承制尚書崔公立閣于甲第之西奇哉異乎實人間所未嘗見也大抵作屋之制不過橫其梁縱其棟棼而椳之掾而補之如是而已耳今此閣也捋四角如十字名之方井焉類世所謂帳廬者故以十字名之方井之內悉以明鏡填之光明照耀洞徹表裏凡人物之洪纖巨細一變一態皆瀉于其中仰之可驗也宛若飛

麗曲折層攄疊招皆夭矯橫出杈拐斜擾或若蟠騰或類鳳翥歧形詭制每各異觀雖隸首筭之涊乎惘乎棄其籌而莫數也其髹彤漆綠雕絲之飾則赫艴璀璨霞駭雲蔚或如明月之流光或若繁星之布彩雖離婁見之眩眩眺眺奪其睛而莫敢仰視也未知木經尚有如此制度否且古亦有豪門巨閥富貴之熏天者非長材異木之獨產於今而不產於古也良工巧匠之若正甫般倕者亦無代無之何曠古未曾聞臺榭觀游之若此其奇而乃今日始見之耶此豈公之眼匠心筹尋奠出於古人之所未到歟雖世之公侯卿相欲効而營之也略不得髣髴矣假如能營其保之也愈難矣何則功未積於王室澤未洽於生民一旦遽有觀游之奈過其分則適為身之累耳安得而保之哉今崔公生積善之門擁傾朝之望定策安邦之烈炳炳與日月爭明陰施顯德之浹人之肌膚也滋深則天地神明亦相之矣庸有累於身而又焉往而不保哉一昨公召予謂曰子觀夫茲閣而未識茲閣之樂也若夫和風澹蕩桃杏齊坼吾與珥蟬腰

龜者揖讓坐於龍鬚之席負案綺錯金鍾羽飛
東吳絶豔南國佳人撫絃而清梁激唱歌而行
雲遏香風蘭澤噴散數十里而與花柳爭芳此
予之有得於春也南火之月盛暑方蒸北户洞
開清風颯來深鬱自陰日光不窺環以寒氷交
以大箑申之以青松翠栢供羲蔭送清籟淒涼
如八九月天不知人間有流金爍石之炎也此
予之有得於夏也若秋冬之候則有温閨燠館
在焉閣之餉予樂如此而予無以報於閣者但
欲以華文麗詞署諸上用爲閣之榮子可當乎
予讓不獲已乃言於公曰此誠公之樂也然舉
其外而言之耳其所自得於内者浩浩乎若江
海之無涯蕩蕩乎如天地之莫極日月所不老
神鬼所不覷非若僕輩之所能測度而形乎筆
翰者也然公之命嚴矣予亦敢不舉其粗而叙
之以應公所得於外者耶其所自得於内者必
待能文之士發其粹而形容之備者乎何足以
當之哉直翰林院李某記

又大樓記

夫在陽則舒在陰則慘處高則快處卑則鬱爲是

人所以受之天而固常有者也老子曰雖有榮
觀燕處超然月令曰可以居高明處臺榭蓋謂
是也雖然樓臺觀榭之大小繁簡亦沿人之勢
而各有當焉雖在於位同貴均者顧人所屬望則
異矣人心所不當大而大之則人不以爲可而
皆謂之過矣至如功豐德鉅望壓萬人處一國
奔走瞻望之地者雖極其大也人不以爲侈而
猶以爲隘也是今承制崔公之所以作大樓於
居室之南偏者也上可以坐客千人下可以方
車百乘高則攬絕鳥道大則敞虧日月碧瑤瑩
柱玉爲承跋陽馬負阿矯首軒翥飛禽走獸因
木生姿自棟宇已來之有也按仙經神仙有
玉樓十二然世無眼覩者不知其制度何如而
其中有何等奇觀嘗以此爲恨及觀是樓雖天
之玉樓想不能侈也其東偏安佛龕有營佛
事則邀桑門衲子多至數百人恢恢有餘地直
樓之南闢甃場無慮四百許步平坦如砥繚以
周墻連亘數里公嘗以暇日召賓客開邊遣命
王觴及于目倦乎姿色之靡曼耳目肢乎絲竹之
激越則顧可以批其觀暢真氣者莫若擊毬定

而之戲也於是乎命善馭如王良造父之輩乘
千影之足跨千里之蹄翕忽揮霍星奔電掣將
東復西欲走反駐人相簒手馬相攢蹄爭毬於
跳轉滅沒之中譬若羣龍揚鬣奮爪爭一笛真
珠於大海之裏吁可驗也天抵擊毬走馬非以
平衢廣陌則疑若不可而公獨不爾使戲於周
墻環廡之間者何哉乃廣陌也平衢也雖立標
樹柱要不出其限猶有不守關禁逸而過之者
此直由地不束心牙撿故爾不若置之於墻廡
之間觀其迴環宛轉不離其域地束而技有餘
心撿而巧愈出此公之所以為樂也噫樓雖欲
不邀而萬景之効於茲樓者如彼公雖欲不受
樓則予恨左右好事者如此乃勝特之觀皆聚於茲
而署其額也

桂陽自娛堂記

貞祐七年孟夏予自左司諫知制誥守桂陽
州之人以深山之側羣羣之間一顛然如蝸之
破殼者為大守之居觀其制度則拋梁架棟強
名屋耳仰不足以撐頭俯不足以橫膝當暑處

之如入深甕中而遭烝灼也妻兒臧獲矇之皆不欲就居予獨喜焉灑掃而處之因榜其堂曰自娛客有詰其由者曰今之大守古之郡伯賓客請謁日相踵繼登是堂者皆官曹之俊秀儒釋之魁奇無不與大守享其樂者而大守遽捐之曰自娛則其不以向之賓客置人品中耶何示人以不廣歟予笑而應之曰客安有是言哉方僕之為省郎也出則黃裾喝道入則方丈蒲前當是之時在膏粱之子則雖若不足於僕則大過矣然詩人命薄自古而然忽一旦被有司

所誣枉而落此幽荒卑濕之地者殆天也非人也茗屋宇宏傑居處華靡不痛自貶損則非天所以處我之意而祗益招禍耳然則茲陋也獨予之所自娛而衆人之所深曠也豈可以己之所偏嗜而欲強人以同之哉如或有蠆豆之談聲色之歡則予亦何心獨享其樂而忍不與賓客共之耶然居是州處是堂其無此樂也審矣又何疑哉客慙而退因以誌之時己卯六月二十四日也

## 桂陽章亭記

桂陽僻在遙受之間無一林泉勝境可以遊踐者唯南山之側有一亭焉父老相傳云故相國許公洪才嘗典是州初相其地築石而臺之故大守李諱寶忠疏水作招潭亭於其上也一間十椽覆之以茅示儉也縱廣不過八尺坐不過八人叢其度也水出巖罅極寒冽如冰雖盛夏入浴毛髮立豎不可奈久加以盤松茂樹布陰產涼清風自來畏景不逼最愜於避暑故有額曰滌暑然州人猶以草亭呼之或曰此地有奇形勝勢尤利於為州者斯類巫瞽不經之說儒者所宜慎遵然俚言野語有時而中亦不可不信也先僕之未到忽為燒琴煮鶴者所毀荒涼舊地而已予見而傷之召州吏謂曰亭是李大守所創庸害汝州而乃敢毀耶古人有思其人不剪甘棠者敢毀亭耶吏默然而退尋拾舊材咄嗟更搆明日以畢事來告予與僚友置酒落之噫予以去歲孟炎自補闕出守是州至今年六月除拜禮部郎中起居注知制誥將詣天闕僚友諸君曰此亭大守所重開也不留誌無以使後者知之予然之因書大槩囑後來者之無

輕廢毀且爲李大守存不朽之迹耳時庚辰七月日老守禮部員外郎李某記

桂陽望海志

路西出桂之徼唯一面得通於陸三面皆水也始予謫守是州環顧水之窅然浩然者疑入島嶼中悒悒然不樂輒低首閉眼不欲見也及二年夏六月除拜首郎將計日上道以復于京師則向之窅然浩然者皆可樂也於是凡可以望海者無不遊踐始於萬日寺攀上望之大舶點波心僅若鳧鴨之游泳者小舟則如人入水微露其頭者帆檣之去僅類人揷高帽而行者羣山衆鳥杳然相望有岛者峽者跂者伏者脊出者鬐擢者中穿如穴者丌如盒頭者寺僧來佐望輒以手指點之鳥曰彼紫鷺也高鷺也麒麟也山曰彼京都之鵠嶺也彼昇天府之鎮也龍山也仁州之望也通津之望也歷歷而數如指諸掌是日予甚樂焉與與遊者觴之棄醉而反後數日遊明月寺亦如之然明月顛有山之掩翳者不若萬日之豁敞也後數日復循山而北並海而東觀潮水之激薄與海市之變怳或

乘馬或步行稍憊而後還焉與遊者某某人皆
攜壺從之嗚呼水向者之水也心向者之心也
以向之所忌見者今又爲嗜觀豈以得區區一
官之故斂心吾心也不能自制使因時貿易之
如此其於一死生齊得喪得可冀乎後尚可警
故志之

## 孫秘書泠泉亭記

芸臺亞監孫君卜新宅于城北之某里有巨巖
高可數丈形若削鐵者巉巉然磬磬然自廳事
之北彌于東隅其下有泠泉泫然流出渟成一
泓澄湛可愛附廳事之東架以小亭可坐十許
人蕭洒如山齋是遊讌閑適之所也予觀貴人
之居多矣其餘材園必以累之爲山効衡霍之奇信矣然未若造物者
之所曾開鬬嶙峋奇秀天然之狀也彼亦非不
識假之不似真也然富貴所能致者如奇花異
木珍禽奇獸之類是已其若巖石之巍峩磊碨
者擾力所不能來也強欲致焉當用巨鑿利刃
斤截陂剖車載馬駄然後似可矣苟如是特碎
石與散礫耳雖積而高之其與向之累椎石爲

山者無別矣寧復有嶙峋奇秀天然之舊狀耶
今孫君之居非在幽邃僻遠之地乃鳳城中萬
人所寓之間也於焉有巨巖之奇勝如此孫君
得而有之此豈君之高懷逸想固超軼世外而
一爲功名所羈心未嘗不在青山白雲故天以
此餉之而有以慰之耶巖瞻之望亦基于此矣
予謂主人曰巖之立于北者誠穩當無可增損
唯在東者甚迫近使人情頗欝宜鑿開小却數
四尺則當極佳主人亦以吾言爲然因指其軒
請名之予以泠泉名之客有曰此真所倚以
爲勝者凡以茲巖也汝以一勺小泉名之似未
宜也予曰巖雖奇餉人之利小矣泉雖淺能以
水漿乳液潤人周矣予今與若點舜而飲漉酒
而酌亦莫非泉之施也可忍負乎客破顏大笑
孫君又請予爲記噫予與筆俱老矣然重違主
人之請粗書所見且某月日寶文閣待制典詰
李某記記後復題四十字云
眷顧羨君得茲巖擬向香爐住何必思天台遠
學百世祖

天開洞記

紹和二年壬戌歲予去城東之舊居卜遷于城南安申之里有泠泉瀑溪出於洞之左趾之巖竇洞深地奥如山村野居蕭洒可愛予居之甚樂但洞名壅雖吾亦不喜其名後數載有白秀才迂珪者來卜隣其巖君右承宣翰林學士臬或來寓居往往嘗謂予曰洞名殊未佳子盍改之耶予對曰業已呼之久矣非特此洞舉一國皆呼之予雖名之豈盡户曉使皆道耶矧微者所名孰從之耶遂不改至于今然予之卜居是



洞今口二十餘年矣自始來不數載得除拜翰林驟 产业華要今已践四品矣白君亦如之自卜居于此始得仕累遷至侍御史自爾羞官豐禄者袞袞来居鬻爭駟騎之旁午則予以為天將大啓茲洞矣夫否極則泰塞久則通是陰陽常數洞之將啓也予不可以不新其名以荅天意於是乃名之曰天開今雖未使人道吾所名者安知後世不有人能喻萬人使皆得道益名耶入雖不呼之天若知所以名之之意則洞之益啓也無疑矣況始之名塞者人猶從之若茲名

豈終廢者耶貞祐十一癸未歲記

醫王寺始創阿羅漢殿記

昔者我佛氏之弟子有五百大士初得阿羅漢道便自以爲究竟滅度故閟華嚴鹿苑方等般若四時猶未證大法至法華日輪亭午時開佛知見八大乘藏則五百聖師於天台法門爲有因矣今去距京師若干步有古殘寺曰醫王天台老宿惠拔來居之悉修廢更新非復舊醫王也宗門上匠大禪師覺公來遊方禮慈氏殿見五百尊像散頓陴隳龕侵塵蝕冊青漫暗遂召

拔公相與拂拭異眼而同泣仰弔尊容四手而一心共尋遺逸課其所未得則凡二十有七幀也拔公謂禪師曰尊像之在此歷禩爲塵埃所蔽雖常住如吾輩者猶不得而見之至禪師始見而發之此豈無待而然耶禪師亦噓歔良久尋募工繪畫補其所未得者其古像則崔侍郎光宰請緝理之師欣然許之其理之也悉以水類洗垢落色見宛然稍新凡緣餙無不新之皆軸以檀香并畫主佛監齋使者像拔公特新其殿以迎之是寺於是始有五百聖師之殿此豈

聖師與法門因緣之致耶初禪師命工畫尊容
夢有人以所畫像授之師先受一像視之乃頭
陀像也明日畫工以功畢來告果先授一幀髮
垂過額其夢中所見也又有一尼請於崔公得
一幀欲補還之而未爾夫人未知尼之請去搜
尋未得夜夢一僧來告曰我在尼院夫人覺而
異之訪於尼院果得焉噫人苟有篤誠則至人
之應物也如符合吻交若此其速庸可讓乎且
尊像之久沒也我大禪師始見而發之乃至補
足其闕則聲之為山幾已穹然矣其從而築之

增至岌業者拔公崔公之謂也詑斯文而欲勒
此功山者居士春卿也居士亦儒衣而學步止
觀者也合是而能事畢矣若他日得見五百普
明如來此豈非今日之因歟明昌六年月日記

懸鐘院重脩記

甚矣行路者之難也觸湫艱梗足累蘭矣奔喘
暑熱喉生煙矣方是時息爽塏蠲清甘有以順
攝然後釋然爽豢者人情之常理也脫不幸奈
勞忍渴又適避阻則其所謂情之常理乖戾反
逆而病之芽孽由此而生矣其或雨雪暴作顧

闃然無所依庇則無奈草茫林伏麏鹿之若也何況如王人大賓者敢舍於野哉是亭館院宇之所由作也懸鐘院者南路之要會也頹壞寢久行人不得宿則東西往來者病之金海府吏某甲慨然有肯搆之志悉鬻其家貨使龜巖寺浮屠某句當之鳩工庀材一新其宇豐梁傑棟以壯其內崇門大閎以固其外繚之以脩築高墉備捍衛四阿煥然後行旅之入宿者如入金城夜不相警焉前立一亭置床茵以備休息之所設匜勺以資挹酌之具向之繭其足者煙其喉者求息求飲各充其望焉舍賓客不宜使夷庫而錮遠目故樓以崇其居飛桷走拱卜出鳥道南望鰲海挼擂相望西望墟落村閭撲地下有運塘柳渚白鷺翠禽飛相往來浮沉遊戲其若樂時得意者之樂也向之王人大賓行使往來者弭節而登此樓則飄飄若霞擧翛不逍遥偃仰非特避雨雪息駑馭抑移日忘去去必屢顧眷眷焉如遇佳人勝友而不忍別也嗚呼世之有重官豐祿者顧自奉何如耳鮮必以濟物利人爲意者某甲直一州之吏耳奔公走私宜若

不給而獨奮然發志輕一時之費重萬世之利
忘一己之勞規萬人之逸於咄嗟間其所樹立
如此此孰督之而孰命之耶良由天機自動得
於中而應於外也是可謂惇篤謹愿至誠者歟
其嗾子進士金某欲為不朽之圖單具本末乞
予為志勤且誠故但次而文之耳其屋宇楹棟
之多少工役日月之始卒皆不列以請故未之
載也承安三年月日記

## 開天寺青石塔記銘

宗室廣陵侯汚軒裳中有出塵之想淡如也方
匆之交有高僧某者就豐歲縣之南壤得古寺
曰開天方剏而新之也侯為之擅越尤有力焉
師之高弟子玄規見之乃嘆曰師所樹立如
此吾居其門無一事有所措焉則亦一恥也於
是遂立梵所謂窣堵波者悉用青石為之展轉
盤互凡十有三級既成遂報於侯且曰髡所腐
亦土毛若恬安汨沒無分寸之効而濫先朝露
則其若國恩何用是思有以奉福朝家者今營
此區區一石浮圖既辦矣第待為文者銘之為
不朽之圖耳侯聞其言嘉其所守惇固有不可

歎者書抵隴西李春卿託以記銘予雖不能文義不欲羞人之善且重違倩請敢受而銘之時皇上即祚之元年某月日也銘曰

妙香山普賢寺堂主毗盧遮那如來丈六塑像記

佛滅度久矣不有遺像安所歸心然則浮屠者



之營造佛像乃其職也如吾儒家者流繪畫夫子之像而宗事之也雖然其間有予所不悅者若無賴男子假形浮屠聲言營寺造佛而其實自奉者是已此則規有以取必於人先務為奇衍乃殘形垢服燃頭灼臂無所不為或冬月洗足踏雪大其聲唱其願徇路行喝乃至千門萬户無所不踐有不隨喜者輒諭之強之必取鉢金寸帛然後乃已此非特自造蘆地獄之業亦焉知不使人得慳貪誹謗之罪耶何則心之誠者雖不餽其外人悅而奉之內之僞者雖務奇

示異求眩於人鮮克有心敬者理之常也比丘學珠實誠而不僞者也嘗栖妙香山普賢寺掌衣宴坐不迹紅塵者久矣普賢寺者北地之名寺也凡高人繹子遺世鍊真者之所嘗遊集也越貞祐某年丙子契丹闌犯封境無佛寺神祠皆焚滅之是寺亦爲煨燼像設從而蕩掃師慨然發憤思欲營妥佛像自以爲偏方小士不可以成大事遂間關徑到京師每於稠人中但言其所以營之之意而不力於丐請然見其貌聞其言者無不悅而奉之自上方至公侯卿相善男信女皆願爲檀那其委珍貨如山積焉師於是充其經費乃塑成堂主毗盧遮那如來丈六像及其補處文殊普賢兩菩薩尊像悉餙以金銀百寶使光彩爛發梵相具足儼然若口言目動而清淨法身宛如在前至於鍾磬鑪缸之具無不極其制而侈焉噫此大事也脫使巨官腴祿者營之有不堪其勞費者學珠特一缽駈耳雖集衆緣鉄積寸累然後爲之顧力省効敏如此則是豈偶然哉必爲劫宿願之所漸也及成權措于相國崔公別齋縉紳士大夫高人韻士

無不空集瞻拜如是真身其以偈頌形容梵相者不可勝計予嘗謂師曰夫以心法觀之猶欲直踏其頂上吾子方且塑其像其於見性不亦遼乎師笑之曰世薄民偷甚矣焉得使人人皆坦然知直悟之旨耶凡人情對境起想由想得因然後入於道真者也予之營此像蓋欲驅人以歸真助人以敬佛耳予始額之師曰子既額吾言其爲我記之可乎予以不能文爲解師不聽凡納踵於吾門者累十予懼其不已遂筆之師亦頗能屬文著讚佛頌其意有足觀者貞祐

十一年癸未二月日其記

## 赫上人凌波亭記

或曰權豪貴人之有喜爲亭榭游觀之樂人猶或非之況浮屠而務爲此者其無奈幾於奪浮義後而突於道耶予曰非也且人情之皆欲至於青蓮佛界白玉仙臺者無他焉蓋以其地之清淨無塵故耳夫地之清淨則心亦爾也未有心清淨而爲濁惡熱惱之所乘者也由是觀之雖在人間世上苟得值地之清淨而有以洗其心慮則是亦佛界也仙臺也何羨於彼哉由是

勿胥焉其蹈佛仙境界亦其漸也三畨山人宗赫者本曹溪韻士也嚮放浪方外浮雲其迹者久矣越貞[illegible]得古院於壽春郡之坤維號德興者以其山水可愛故因駐錫焉其棟宇之敝瓦者悉更之垣墻之頹圮者亦新之乃至梜拓荒剏制以廣其舊觀栖集之地然後意以爲有賓客之經由吾不可不供其位廢應接之禮矣雖然於佛宇中亦不可置其放情肆體遊賞宴喜之所矣於是選寺之傍地有水之泓碧漣漪者遂植礎波底跨亭於其上以茅覆之遠而望之若輕舟畫舫浮在滄浪然也有遊讌其上則凡坐賓之俯仰屈伸一嘯一笑之態與夫衽盤几席樽壺棊局之羅列映澈者至如春水漫綠日光涵明有魚可數百尾遊泳旋戲俯鑑之了了然可數或涼秋八九月時木葉半脫霜落水清丹楓夾岸倒映波上爛然若濯錦江中此皆水亭所以爲勝也雖大略如此至絶異處又不可得而名言矣見之者心自知耳若傳奪於人則口不能如眼也盡之者狀其粗耳毋青不能似

其真也噫以此餉客其誰謂浮屠不宜有亭榭游觀之樂乎自皇華星節至于行旅之東西者莫不遊踐方其逍遙盤薄也意若控青鸞蹈白鶴出乎八極之表矣何白玉仙臺之足道哉遊者尚爾如吾禪老之常宴坐館清景者想已與青蓮佛界爲隣矣何謂庾於道耶赫公素喜文憑予友韓鴻傳乞予爲記欲爲亭之餘而傳之後予不領凡二年韓君不能無慍色然後粗志其一二而因署其額曰凌波蓋以亭之拔水斗起也嗚戲僕亦老矣異日當掛冠高謝以幅巾藜杖徙遊其中作風月主人而於一篇一詠盡瀉無窮之景以償予今日之懸懸傾佇也湖山有靈姑需焉貞祐十二年白雲居士待制典誥李春卿誌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五

記　牓文　雜著

王輪寺丈六金像靈驗收拾記

詳夫自佛法之波及三韓也由中及外列刹相望至如像設無寺無之但諸佛一體也凡像設所在有顯靈應與不爾者是凡夫思想未到處其何以測之哉雖然諸佛菩薩之於神通方便遊戲自在無可無亦不可不可以色相求之者也然則其不顯光靈非不爲也姑藏其用而已矣若時乎應機赴感有以顯其靈應是亦自然

方便所示而盖至人之細也然以世之凡眼見之則安得不驚駭且異而篤生精信之心耶精輒應之而其靈應又益顯矣是世所譁傳某寺某佛像有大靈驗者之類是已今夫都城之北有寺曰王輪是海東宗桓轉法輪之大伽藍也寺有毗盧遮那丈六金像一軀聞昔有二比丘曰巨貧曰皎光同發願欲鑄成金像作俗諺所謂棟梁者其所謂棟梁者凡浮屠之勸人布施營作佛事者之稱也巨貧主其事皎光佐之巨貧忽一日謂佐者曰事有不稱吾意者多矣加之年亦老矣必不能卒事當入皆骨山自焚而化汝可拾吾舍利持以勸人則無有不樂施者夫然后事可辦矣言訖入其山鍊道至丙申八月十五日於摩訶衍方丈北牖生荼毗其身皎公依其言收靈骨盛于箱自負擔歸京師勸人擅施則自　上方至搢紳士庶人無不施財如山積焉板方里有散將官窮不能施物有女年可十三願以此納之俾供使役皎公不得已受之時城南有將軍失其名年老無息願贖此女爲養息因納布五百段又星臺

洞有寡婦家貧無長物可捨以所寶大鏡施之因告曰此鏡久歸於人今猶未還故不能以此時輟納迫鎔金之日方取而齎去耳皎公唯諾至其時以日遠偶忘之不告鏡主而鑄焉及成凡相好無不具足端嚴唯心胷有虧缺屢僧甚恐之方議補鑄鏡主聞像之已成也大懷嗟惋然業已捨之故遂將其鏡往納焉有以鏡置佛胷之缺隙者其際與鏡甚穩當相銜因假置之遲明日欲銘之然後填補之至曉見焉則鏡已自合宛若鎔鑄而了無痕迹矣都城觀者如堵無不驗異此靈驗一也像成輦入于壽是日欲奠於金堂以戶庫不得容期翌旦將去上之限木然後納焉及旦見之則佛已端然入座矣此靈驗二也崔侍中精安常痛敬丈六像以其宅之在寺之南鄰故每上官之時則剔寺門輒下焉禮拜而後去焉及退公則至朝宗門又下焉再拜步過寺門然後騎焉凡所得新物先奉之而後敢嘗又能造于堂手煎茶供養如是者久焉忽忽憂丈六告曰汝事我誠勤矣然不若寺之南里鷹揚府老兵之歸心也公明日使入尋

其家衆有一老兵在焉公親往訪之問曰聞汝之常敬某寺丈六信然耶其敬之也又別作何般耶對曰老僕自中風奠興凡七年矣但晨夕聞鍾聲則向其處合掌而已安更有餘事哉公曰如是則老夫所以事佛者其不若汝誠之至矣由是大重其人每受祿輒以一斛賜之此靈驗三也又侍中受祿之日有緇褐僧到門乞食人賜以食觀其飲啖有異於常者別炊飯一斗進焉復喫了無遺公大異之以祿一斛施之使荅頭負之而隨及出門告遣奴即還自負擔

出歸公聞之意使人尋之不得其迹公親出追之聞有負米一僧入王輪寺門者即入寺尋之又不知其所如偶欲禮丈六入金堂見之則有祿一斛在佛香案上於是大悟其僧乃丈六權化也此靈驗四也是皆故首座僧傑傳之於宗門大上正林者也正林後亦爲僧統皆釋門老匠精信謹篤大和尚也豈妄傳之乎其古老所傳童童描在人口者則方丈六之八丁寺也以大車載之輓者無慮百萬人填咽道路有豚市商人輩亦發隨喜心併力推轂衆力如是而車

忽不行典事僧恠之登高岸望之則有羣豕夾轂而行因悟惡業之為礙也禁其人不得與推輪駄後車乃得行此靈驗五也又以古今舉國入所嘗親見者言之國將有變丈六先出汗示之丈六出汗則左右補處泥塑像及石刻華嚴經中凡如來世尊佛菩薩字亦皆霑濕餘字則否焉是亦丈六所以護我國家先之以警曉者已此靈驗六也皎公鑄此像自 成廟御宇八年大宋端拱元年戊子始之至丁酉歲九十年乃成矣皎傑公所傳云寺曾經回祿之灾凡文



籍與丈六靈驗十餘條記並為煨燼今貧道所傳特遺漏餘也以是言之則靈驗不啻此耳後復有記其遺漏者追附于此亦可也唯崔待中齋僧事所說不同傑公之言則曰有緇褐僧到門乞食云云案門者舊今之所說則云公每赴日飯一僧屬其奴曰汝出求僧先遇者是必以是邀之奴一日出求僧有一僧衣裳藍縷形貌極醜奴避而不邀更覓他僧則又其僧出見之如是者數四奴嫌其醜便不肯邀之還以狀白於公公怒曰是吾所謂有緣僧也汝速去

邀之奴出見又其僧在焉則邀致於宅公賜以
食云云此說未知孰是兩皆有異故存之
國家以丈六殿之頹殘方命而修葺也令相國
清河崔公甚有力焉公又聞佛盖與幢盖之多
至殘毀乃嘆曰此皆梵儀之眉目也不崇餘無
以備佛儀之最巨者亟命工營之百寶光明爛
然奪目真古所未見也公覽遺記嗟嘆不已但
以其所記皆方言俚語而不可久其傳故命予
文之小子敢再拜稽首為之記云時大歲乙酉
十二月　日朝議大夫試國子祭酒翰林侍講
學士知制誥李奎報字春卿謹誌復讚之以頌
曰

清淨一體　月映秋水　即之朗然　攬之邈矣
毗盧境地　本絕思議　造像者夥　讚者亦爾

## 夢驗記

說夢似惟誕然周官有占夢之占又五經子史
多皆言夢夢苟有驗說之何害歟予昔嘗掌記
完山也平時略不詣城隍祠宇一日夢至其祠
拜堂下似若與法曹同拜者王使人傳曰記室
上階予登廳事再拜王以布帽緇布襦衣坐南

榮起答拜引之使前俄有人持白酒來甚柸盤亦草草與飲良久謂曰聞牧官近者新印十二令讀之以數件見惠可乎予曰唯唯又曰官吏之首某甲者可人也請讓之予又曰唯唯予亦祠禍福何如王指路上車奔而折軸者曰予猶是也不出今年去是州矣俄自持輕滯二事贈之曰子當貴請以此贖之及覺遍體流汗時按蕪使即將盧公使牧官新印十二國史又官吏某有不愜吾意者欲因事斥之故有是語明日召其吏令印史二本遣獻因貰其罪不問是年果為同寮者所憩見眾始悟車折之言然按閱几七年未得調一官困躓莫甚復不信其言矣雖歷踐華要至登三品亦未之甚信也暨今進拜相位然後乃大信當貴之言之正若符合不違也噫神道冥感亦有時而信豈皆虛也哉時開逢敦牂涂月日誌

同年宰相書名記

予於大定三十年之庚戌登進士第同年凡三十人而已後皆騰騫振拔官至相府及華貴顯

列者無若我同年之盛也以兩府言之趙相國
冲以相門子早從仕至守太尉金紫光祿大夫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
修國史上將軍判禮部事卒年五十俞相國弁
旦起自寒門至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集賢
殿大學士修國史判禮部事卒年六十五韓樞
密光衍亦以宰相子累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樞
密院使禮部尚書寶文閣大學士致仕今尚無
恙年八十三陳樞密湜歷官至銀青光祿大夫
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翰林學士卒年五十八

予亦承乏至守大尉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
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户部事大子大保
雖微分已足亦未知終至何官也噫於一同年
中宰相之至於五人者雖　國朝全盛之時想
未之多也其餘或登三品四品或躡制誥臺諫
郎官者凡十一人雖未至參官或至七品八九
品凡六人以此數之其終於散官者餘有幾人
耶凡以文鳴世者亦多出於我同年世言同年
者必以我同年爲稱者是年李政堂諱知命主
盟任承宣諱濡副焉世亦服兩公之取人如此

是實士林盛事而若不記以示于後則百世之下誰復知之耶聊誌之以為後之標識也嗚呼四十七年之間皆已為鬼録唯韓公與予存焉耳可不哀乎時乙未某月日記

昌福寺談禪廢文以類附無所述先後

夫道之興替皆系乎時故禪法中微幾至如綫我晉廉公扶而起之力築潰堤手迴狂瀾有以維持然後源流益漲祖道大行於世矣公大安三年得古昌福寺於城之東南遂拓而新之本上即祚之二年將大闡叢林闡揚心法先是公聞禪之司南弁公遠遁深山修真鍊行嘗累徵不至公欲卑辭屈致或者曰業已長往其不迹人間久矣恐不能易致也公笑曰諸佛菩薩皆以廣度衆生為意安有悋法不傳如入巨富舘積而不能散耶必不爾也遂聞于　上上遣使敦諭果應命上道一如公所料度法王鼎來龍象知歸凡結社精修如真公等高行之人悉皆赴召其餘宗門宿德無不臻湊其集如雲禪席之盛古今所無是會也弁公主盟真公副焉說六祖壇經徑山語録每夜談空率以為常乃

至五教聞人韻士亦得叅赴分日得場互談其教之宗旨始也各執意相矛楯雖聞禪法也亦不甚心服惘如也及徐浹其趣漸入叢境領得心要然後搜山一破翕然隨以定自是摳衣請益知禪之爲無上大法門也達磨不云乎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大哉禪之爲道也雖智所不能及言所不能窮也大略以了心爲宗若欲了心無心無心可了無了之了是爲真了了則是心心外無佛如迷自已分上有靈光大寶向人求索終日奔忙祇自苦耳佛祖所

談無易斯旨今舉此最上勝味飽飫士夫使八一妙真源下至庶人游霧豢潤者多矣一摠手陵已做三韓爲世則　我國其可涯哉開席凡二十有八日而始罷其預會高流咸列于左云云

大安寺同前廊

夫浮屠氏之法一也或稱禪或稱教何也佛心謂之禪佛說謂之教教也者得法之具也泝而得之則筌蹄也爲狗也如或不然桎拷文字而迷其指歸則終身遑遑求佛甚勤而見効轉遲

也若禪者佛與祖見性之一印也夫靈源本覺如月清淨本無點埃苟不為妄情所染有以迴光返照懸解超悟則自家已分直趣菩提其路甚捷其功甚速是禪之為無上大乘也由是我大祖大王因掐師秘要崇信宗門乃大闢五百禪宇闡揚心法然後北兵自却無復冤邊然則禪之利於世也可勝道哉後雖祖述罔替燈不絕道或因時否塞故宗風祖脉幾微不振自爾國步連致搶攘世莫知其端緒獨祖寥相國崔公慨然發憤思有以復振宗綱重革祖樹乃鋭意叅禪凡衲僧之籍籍有名者雖至幽隱無不屈節邀致若中外伽藍演禪法之所則月課殿最賞勤詰慢以激其鋒矣力行如是未及數年而禪風復大扇矣頑虜之入境未幾自熄亦未必不由禪力之致然也今夫鳳城之外鵠嶺之北有大安寺者儲靈蓄秀實三韓之根柢本欲鎮宣智論却兵壓災之地而閱年寖遠棟宇傾圮殊不合先王創制之意以是 上方命有司更創而新之制度宏侈無以復加矣然立寺所以弘法也寺立而法遂猶寂亦義所不能

忍視也故我相國悉以私錢充其經費肇自今年四月十五日開大會其餘眞孔遼天之舉無不詣席拈槌竪拂辨駁西來之旨凜乎機鋒不可觸也間或點破佛眼語録指明心要於是乎自縉紳大夫至于士庶奔赴諦聽瞻拜踊躍於其法味也無有不浹肌膚淪骨髓而歸之者是豈三韓萬世大平極理之漸耶嗚呼世及下衰風俗澆漓爲公卿宰輔者不可純以仁義禮樂化民成俗必叅用佛法靜截人心膏潤由生於以鎮國以作金城之固此亦靴政者之一陂斉



策也人公處身富貴不爲富貴所折囘睨嗜禪法靴志宰確乃至輕財重法汲汲於佛事爲國家奉福如此則其愛君享上安民濟世之志淵乎不可涯也非夙植般若種智安能及是耶赴會禪流具疏于左云耳

西普通寺行同前牓

夫道有顯晦其所以顯且光焉者盖亦際乎時契乎人而已矣所謂時也者主英臣明力護佛乘之會也法於是乎際焉則其顯之也可必所謂人也者法王僧傑能紹祖統傳佛心印者也

法於斯而契焉則其光之也亦爾觀夫心印之作也源乎西竺派乎中土波及乎我國久矣自大祖至後嗣以聖繼聖莫不痛信斯法有以培擁國基然未有若今之尤赫赫然大煽者此盖我聖上陛下銳於崇奉而我叅政相國崔公隨唱酬和特立為宗門外護鼻夔其身璨忍其心故縉紳士大夫靡然隨之咸以不涉心學為恥漸漬法味流潤一國此所謂法之際乎時者也於是法雄僧傑冀不揚擊奮翮騰蔌叢林使祖燈光焰炳炳與日月爭懸是亦法之契乎人者也況今國步稍梗且復有強隣之覘諜者勢不可以無備是以　上方未嘗不與公卿宰執議其所以墜勝之術而叅政相國乃以為方　祖聖之創國也其於却戎鎮兵則以闡揚心法著為甲令矣夫繕甲兵以攘夷狄不若以金剛寶劒迴折姦萌築金城以圖守禦不若借本分鉗搥鍛固邦基矣轉資糗以餉萬軍不若養一禪子先普其費　本朝所以開三載談談禪大會於普濟寺亦　聖祖之貽範也苟利社稷如此則雖別開譚席滋暢真源可也何必待三年而

又何獨普濟寺而已耶遂以是聞于　上上亦悅而肯之尋勅有司畫其經費敞大會于三大禪宇曰普濟曰廣明此寺預其一焉凡集衲子各滿指千其若高人宿望之匿耀幽巖者無不禮而致焉至於居止燕息之所灌嗽熏浴之具無不特地繫新蓋示心敬也於茲寺則請禪之宗匠某公主之或極談禪理或點破正法眼藏肇自孟炎二十二日至首秋之下旬凡八十有八日而叢甘液所滲霑洽三韓周矣噫禪法之爲岌岌最上宗乘已不可容言矣其却於墜災

莫斯之猛者何哉以見性證智揣之也禪無地位階等超然直趣故其路捷其効速由此觀之雖移之於他其揆一也以此却兵何効不速以此墜災何功不捷哉夫然則　我國家之祚業侔天比地彌萬世長久於此可卜矣玉堂所舉禪談祖話已落衆聽此不詳之第愈法會所作之端倪耳叅赴禪流具載左方云

龍潭寺叢林會牓

夫祖駕西來心法之行乎中國尚矣然猶未及於三韓暨新羅王子道義國師航海入唐求法

於地藏和尚得而東還遂入宅陳田寺密傳心印然後禪轍始輾于東土矣及　我大祖肇基王業鴦崇禪法於是翮五百禪宇於中外以處衲子間歲設談禪大會於京師所以鎮北兵也九山釋子先其會一年各以其山門与斷外方之伽藍而開法會淺冬節是之謂叢林按禪記梵云盆陁婆那此言叢林因祖師舍那婆斯所住故名之也今之叢林豈其遺法耶於是會長老革相與硏磨志行研覃心學中之整頓宗門規繩凜凜乎不可犯也是大莊嚴論所云如是衆僧乃衆智之叢林一切善門集在其中者是也然叢林所嚮其主人所以應接供奉繁褻浩大似不堪支故凡住其寺者皆難之況迦智於九山爲大而衲子之叢林會霧集濟濟如也哉若東道之禮有不如法則牟火汝彌輩呵責萬端有不可言者由是益難之今丙戌叢林之會于龍潭也住公湛伊篤實人也自以爲凡爲浮屠者莫於營善作福也雖遊行四方勸學弘道猶欲爲之何況居國伽藍得致同門學子之背來一集是天喜也何有大不可而輒形歇怠

之色耶於是罄倒儲偫以充其費雖至下座沙彌敬若大賓故學者之輩如入勝房樂土及其去也尚眷眷焉不能無桑下之戀矣自某月日啓開堂至某月日罷會其會上禪子若干人具書于左以爲之標表也

華嚴律師疏講習結社文代人作

夫生國　君之土食國土之毛無斧子許有補於世者貧道是已環顧一身無可効萬一者但日夜思欲以區區微力緝縫佛教之頹綱以此奉福　朝家耳今　國家崇信法門切矣法門雖衆華嚴圓教最爲極唱若談其旨如譬天地之大故於茲略之所謂律者梵言毗舍那唐言調伏若是也謂能調伏六根三表故耳八萬四千法門由是而生是以如來十大弟子中唯稱離耶能持律之時義其大矣哉故自　祖聖各於福地輾此法輪其所由來者尚矣然歷夷至于後世名在而實廢器存而用弛是貧道所嘗嘆息也且佛氏之旨幽遠微妙不可直悟故於是有章疏鈔傳之學興焉然由文句詰屈不可易解則必須師友以相磨礱集講習然後

是可以言道矣比來學者各立幔幢自相爲賢忌羣居喜獨學者皆是有執卷而難詰者茫然不能往復酬酢是亦貧道所嘆者也竊不自揆痛欲興此二教因與某等共結精舍廣招學子使各根究佛法之宗源此志蓄遂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凡欲入社者咸來栖集若欝於久住有意遊方者則聽其所之不必局於一也擅越之布施量已之所堪不必強其所不能也其朝夕之供則廉約爲先不必妄爲糜費也先約以三年於其中增損之不必拘於限也此其立社



之大槩也

洛山觀音院腹藏修補文并頌　代崔相國今晉陽侯也

云云洪惟東海之濱洛山之上有一勝境清淨無塵水月晖相於是乎寄焉嗟乎憬彼頑戎無知莫甚方其橫行寇掠也至於佛宇梵相無不被其殘毀者我大聖尊軀亦爾雖形體僅存而腹中之珍藏盡爲搜露散頓耗然其空矣且至人境界本絶盈虛消息之理則金剛真體寧且有毀滅耶然在凡夫所覩得不愴然傷心哉況

如弟子者仰止之心自昔滋切乃今聞腹藏潰
散之事能不倍痛於人而勇爲之補理耶是用
挨舊所藏謹備心圓鏡二事及五香五藥色絲
錦囊等衆緣以充其腹完而復之與昔無損庸
何傷乎所願者云云弟子頓首扣賴仍以短頌
贊之云

寃竟不毀　金剛真身　外之像設　成毀由人
人非一類　或敬或侮　彼侮而殘　我敬而補
如月斯缺　未幾復全　凡百士女　一心歸虔

辛卯十二月　日　君臣盟告文

右下土臣某等熏沐齋戒謹頓首再拜哀籲于
皇天上帝及一切靈官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今者以臣等不肖之故天降喪亂于國家彼達
旦之頑種無故犯境殘敗我邊鄙殺戮我人民
侵擾至于京畿騰蹂四郊如虎擇肉民之被劫
物故者狼籍于道君臣思所以捍禦之計倉惶
罔知所圖但把縢環顧長大息而已且達旦嘗
有恩於我耳非有所憾者而一旦更加殘虐如
此豈偶然者耶向所謂臣等不肖所致然也噫
既往不可追庶幾從此已後勿復行非法之事

以此請命于上天天若不甚虔劉我國則其終忍而不矜耶所可得行而爲戒者備載于文底盥下上天惟帝其鑒之（其所戒有十二條於此不録）

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丁酉年行）

國王諱謹與太子公侯伯宰樞文虎百寮等熏沐齋戒祈告于盡虛空界十方無量諸佛菩薩及天帝釋爲首三十三天一切護法靈官甚矣達旦之爲患也其殘忍凶暴之性已不可勝言矣至於癡暗昏昧也又甚於禽獸則夫豈知天下之所敬有所謂佛法者哉由是凡所經由無佛像梵書悉焚滅之於是符仁寺之所藏大藏經板本亦掃之無遺矣嗚呼積年之功一旦成灰罔之大寶喪矣雖在諸佛多天大慈之心是可忍而孰不可忍耶因竊自念弟子等智昏識淺不早自爲防戒之計力不能完護佛乘故致此大寶喪失之災實弟子等無狀所然悔可追哉然金口王說本無成毀其所寓者器耳器之成毀自然之數也毀則改作亦其所也況有國有家崇奉佛法固不可因循姑息無此大寶則豈敢以後鉅事廢爲慮而憚其改作耶今與宰

執文虎石僚等同發洪願已署置句當官司俾之經始因考厥初草創之端則昔　顯宗二年契丹主大舉兵來征顯祖南行避難丹兵猶屯松岳城不退於是乃興羣臣發無上大願誓刻成大藏經板本訖後丹兵自退訖則大藏一也先後雕鏤一也　君臣同願亦一也何獨於彼時丹兵自退而今違旦不爾耶但在諸佛多天鑒之之何如耳苟至誠所發無愧前朝則伏願諸佛聖賢三十三天諒懇追之祈借神通之力使殑戎醜俗斂蹤遠遁無復蹈我封疆干戈載戢中外晏如毋后儲君享壽無疆三韓國祚永永萬世則弟子等當更努力益護法門粗報佛恩之萬一耳弟子等無任懇禱之至伏惟炤鑒云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五